

國立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熊同鑫先生

50.40.30.

三位女性中學教師的生命敘說

研究生：徐千惠 撰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教育研究所

本班 徐 千 惠 君

所提之論文 50.40.30. — 三位女性中學教師的生命敘說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 碩士學位論文
☐ 博士學位論文

條件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卯 毅 儒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呂 素 幸

熊 同 鑫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95 年 6 月 16 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研究所 系(所)

九十四 學年度第 二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50.40.30.一三位女性中學教師的生命敘說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鉤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

熊同鑫

研究生簽名：

徐千惠

學 號：9200007

日 期：中華民國

95 年 7 月 17 日

1. 本授權書(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2005/06/09

謝 誌

感謝上帝賜我智慧，
感謝師長的指導，
感謝家人的支持，
感謝同學的愛護，
感謝同事的鼓勵，
感謝學生的打氣，
感謝自己的努力。



千惠 謹誌

九十五年七月

50.40.30：三位女性中學教師的生命敘說

摘 要

本研究採敘說分析，希冀透過對三位女性中學教師生命故事的研究，探討不同年齡層的女性教師對於自己工作、學生及多重角色、生命中發生的重要事件與其所需承載的角色壓力及期許的看法。

從三位訪談者的生命過往，本研究「看見」了現今社會正式體制內的教育雖然提供了「文憑」，使女人有機會有文憑，進而有工作，享受經濟的資源，但是許多職業婦女仍然是「一根蠟燭兩頭燒，中間還在燒」地「操勞」狀況。尤其生長在40、50、60年代的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師範教育還是她們不得不的選擇；多數進入職場、步入婚姻後，更面臨家庭與工作的兩難處境，嚴重者影響其心理衛生。

在研究建議上，鼓勵女性教師勇於記錄自己的經驗，生產自己的故事，並從中獲得性別意識的覺醒，以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促進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且能引導學生進入長者的生命歷程，透過對他人生命經驗的傾聽、透過生命故事的書寫，不僅看見他人、看清自己，進而能對生命的意義有所體認並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同時也是生命教育落實於自我體認的一種教育體驗；建議教育當局除注意學生心理衛生外，也要注意教師的心理衛生。在「教師生涯發展理論」這一部分，我們不難發現多數模式是由外國學者所建立。實際上，各國國情不同，看待教師的標準亦不一樣，因此除以外國理論為借鏡外，有必要建立適用於我們社會的模式。

關鍵字：女性中學教師、敘說分析

50.40.30 : Three female high school teachers' life story

Abstract

The essay is an analysis of telling stories. Its purpose goes along three female high school teacher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tried to explore the various concepts on both their pressure and expectation with which they have been bombarded because of jobs, pupils, multiple-roles and vital accidents in their life.

The vision from the essay indicates that a majority of career women have burned the candle at both ends even though the modern society offers them good opportunities of education and thus they can work and get well-paid. Especially in 40s, 50s, and 60s age-the early poor age in Taiwan, most intelligent women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enter Teachers' Colleges for further study. Finishing teacher's training these women start working as teachers, get married, and then suffer between the new family and their jobs. Therefore, they ge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The essay encourages the female teachers to make the record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to create their own stories. And thus, they may achieve awareness of sex consciousness, break the traditional thoughts on female sex, and then contribute the sex equality education. They are expected to lead the students to the elder's life way, teach them to know other people and themselves as well through listening and writing life stories. We hope the students may build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 life values. We suggest sincerely our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should concentrate on not only th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but also the teachers'.

Keywords: female high school teacher, narrative analysis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2
第三節 研究目的	3
第四節 名詞釋義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
第一節 「性別角色」與「女性主義」	7
第二節 性別與生涯發展	9
第三節 性別與教師研究	14
第四節 綜論性別、女性主義、教師與生涯發展	16
第三章 研究設計	17
第一節 研究流程	17
第二節 研究對象	18
第三節 研究者的立場	20
第四節 研究方法	20
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29
第四章 故事	31
第一節 桃子老師	31
第二節 梅子老師	47
第三節 竹子老師	58

第五章 結果分析-----	69
第一節 女性的三個環節-----	69
第二節 女性教師的多重角色-----	79
第三節 生命事件的衝擊-----	83
第六章 看見-----	92
第七章 建議-----	98
後記-----	100
參考書目-----	103
中文部分-----	103
外文部分-----	110
 <u>表 次</u>	
表 2-2 研究對象資料表-----	19
 <u>圖 次</u>	
文獻探討架構圖-----	6
研究流程圖-----	17
圖 3-4-1 敘說研究中「經驗再呈現」層次圖-----	24
圖 3-5-1 敘說分析模式矩陣圖-----	2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工業社會來臨後，學校大量興起，由於教職常被視為家務的延續，因此出現了「教職女性化」的現象，從幼稚園至高中職階段，女性教師所佔比例均超過 50%，其中幼稚園女性教師比例高達 98.4%；國中小女性教師超過六成，而高中職則有五成多（教育部，2003）。

此外，在 2004 年教師節前夕，9999 汎亞人力銀行所做「2004 教師痛苦指數大調查」的結果顯示：八成二的教師對整個教育大環境感到鬱卒，七成五的教師不鼓勵家人當老師，有半數教師想轉行。而教育政策不尊重教師專業的問題，讓教師最痛苦，滿分 5 分的痛苦指數高達 4.54 分，政府不重視教師權益，居教師痛苦指數第二，超過六成七的教師覺得教師退撫制度非常不好或不好，超過六成對福利制度感到不滿。另一方面，調查顯示，約六成受訪教師認為教改改得「非常不好」；最受爭議的是「一綱多本」和「九年一貫」，造成國中小教師的痛苦與困擾。總的結果指出教師痛苦指數竟高達 71 分。

同年，台北市教師會委託 TVBS 民調中心，於 9 月 15 日至 19 日，針對大台北地區，包括台北縣市、基隆市的高中職、國中小級任導師，依班級數目比例進行「教師憂鬱指數抽樣調查」。結果依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的檢測標準，在 1124 份有效問卷中，有高達 48% 的受訪教師具憂鬱傾向，抽樣誤差為正負 2.9%。因此台北市教師會據此推估大台北地區中約有一萬四千八百多位教師可能具有憂鬱傾向。依據「教師憂鬱指數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影響因素除教育政策不明確外、與整個教育環境成員溝通不良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例如 59% 的教師會因授課時學生的反應經常或偶爾引起煩躁不安、42% 及 47% 的教師與家長或行政人員溝通時，經常或偶爾引起煩躁不安。而教師常感疲勞及失眠的人數相較於一般人，比例仍偏高。另外，透過調查發現，教師超時工作情形十分嚴重。平均每日常在校加班 1.2 小時，

且每日回家後平均工作時間亦為 1.2 小時。在這樣環境中，導致調查時近 3 個月有兩成教師想轉業，其中又以 20-29 歲的年輕教師比例最高，達 27%，其餘則依年齡層遞減。

而精神健康基金會在 2004 年台灣地區人民精神健康指數調查顯示，教育程度愈高、收入愈多，及與親朋好友互動愈頻繁的人，有較高的歸屬感。而在歸屬感得分方面，就業中民眾和學生的歸屬感得分較高；家管和待業無業民眾偏低，至於得分最低的是退休人士。由此可看出歸屬感和一個人的社會角色關係密切。另外，根據主計處調查，台灣女人除了工作之外，每天花在做家事、照顧家人、教養子女的時間為 2 小時 23 分，是男人 32 分鐘的 4.4 倍，這種情況正如同美國知名心理學家、〈女人的壓力處方〉作者 Kevin Lemann 所言：「每樁婚姻都是一個壓力鍋，這個壓力鍋最細微難言的就是時間。」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顯示中學以下教師仍以女性居多，但在傳統與現代拉鋸下，多重社會角色的習題仍緊緊牽繫著現代女性。由上一節的各項調查結果，我們也可以發現現代的教師似乎越來越不快樂。尤其教育政策的不明確，使得多數第一線的教師無所是從，造成資深教師萌生退意，年輕教師心猿意馬。雖然這樣的結果頗令人沮喪，但不可否認，我深信仍會有人在他們教育崗位上敬業、樂觀地扮演他們的角色，兼顧各種角色的要求。

人的成長過程猶如一條動態的線，有著過去、現在與未來，過去與現在的決定勢必影響未來。根據研究發現，形塑教師教學理念的一大關鍵來自於教師的生命經驗；而其教學實踐和教師的個人經驗、理念又有密切的相關（King，1978；Yonemura，1986；Pamela，1997；孫敏芝，1985；羅明華，1995；陳國泰，2000；

王鳳仙，2001；黃文俊，2002；蔡瑞君，2003）。基本上，「成為教師」是一個相當個別性及複雜的學習發展過程，會受到特殊環境與個體因素交互影響，尤其是童年時期與重要他人關係品質的影響，其成為教師或許是某種理念的延伸。

Ayers(2001)更指出教師多半會依據個人求學時代被教導的方式來教育學生。所以有關教師職業的研究，若能結合教師個人過去經驗、現在狀態及對未來期望，才能得以有效的理解教師發展（S.Feiman-Nemser，1987；Kelchtermans，1990；S.Tuska，1993；Woods，1993；Terhart，1995；倪鳴香，2004）。

第三節 研究目的

在有關教師發展的質性研究裡，大抵難以跳脫教師專業框架的束縛。教師專業雖是身為教師所應積極追求的目標，然而我們更應該關注教師身為一個人的主體性。也就是說教師必須先意識到身為一個教師的意義，回顧過去經驗，由自己去追求和發展自己的教師生涯（邱美菁，2002；倪美貞，2002；曾慶台，2002；藍富金，2003，蔡瑞君，2004）。然而，眾多的研究常常將教師視為一個同質的白領階級，卻忽略了性別的差異也會影響教師個人專業發展的歷程及意義（卯靜儒，2003）。

綜觀國內教育類有關「生命敘說」的研究，多是以「國小教師」作為研究對象（例：林素芬，1997；李文英，1999；許傳德，1999；張豐儒，2000；曾彩莉，2000；師瓊璐，2000；黃志順，2000；劉鳳英，2000；邱明昌，2001；吳臻幸，2001；劉嘉惠，2001；邱美菁，2002；倪美貞，2002；陳佑任，2002；曾慶台，2002；蔡瑞君，2003）。由於每一階段學生發展情況不同，衍生的問題亦不一樣，眾多有關國小教師的研究，未必能反映中學教師所面臨的教師發展挑戰。而 12 至 18 歲時期的青少年正處於成長的「狂暴期」，以艾瑞克森的危機發展理論言，這一階段學生

面臨的問題是「自我認同」和「角色混亂」，中學教師如何幫助學生成長？且面臨學生行為、情緒各方面的衝擊時，又該如何因應？想必與國小教師的成長有所不同。又當前的師資培育及甄試制度，提供更多女性有機會投入教育現場，然而女性教師是如何看待她們本身面臨的多重角色，都是研究者所關心的重點。

本研究是以女性中學教師為敘說主體，希冀透過這樣的研究，提供讀者了解女性中學教師生命面貌的機會，同時能夠讓敘說的教師重新檢視自己與生涯發展的啓示。誠如熊同鑫（2001）所指出的：「透過個案方式的檔案紀錄，了解『個人』成為教育工作者的歷程與理念，呈現教育工作者生涯發展歷程與生命關鍵點，研究成果可供他人對教育現場工作者有所了解，認知影響教育工作者的社會環境因素，啓發他人成為一位教師的信念與理念」。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50.40.30.

意指 50 多歲、40 多歲、30 多歲的已婚女性教師，她們身兼多重角色—為人女、為人師、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媳……等等。

二、女性中學教師

本研究意指任教於國中或高中的女性教師。

三、生命敘說

指個體透過口語表達，反覆述說生命中重要的事件，進而檢視自己的過去，找到生命的定位，並建構未來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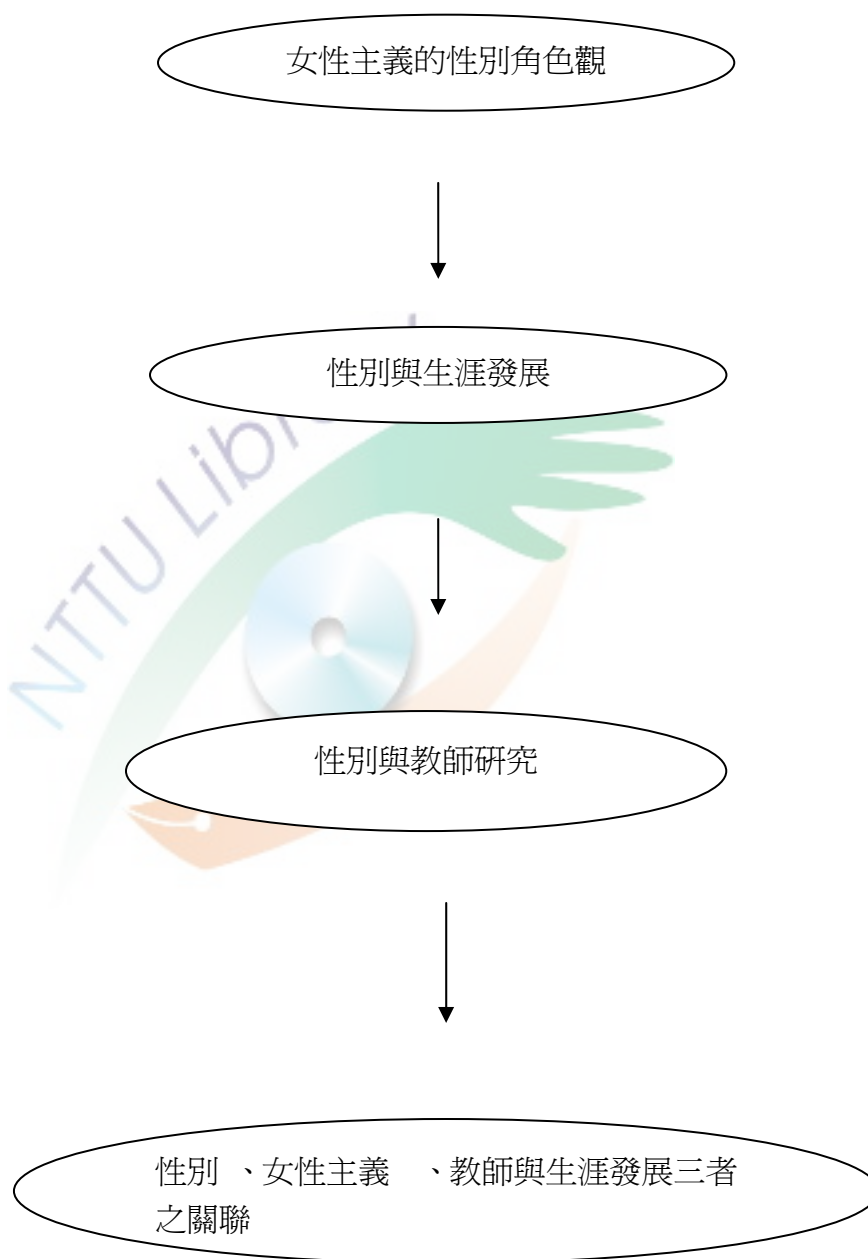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社會學家曾以兩種概念來代表男女角色的差別，他們普遍認為男性的社會角色是「工具性角色」，強調男性要擔當有意義和有目的之任務，如賺錢養家，所以其價值在於如理性、獨立、競爭等「工具性取向」的價值；而女性角色則是「情感性角色」，強調女性要溫順、體貼來輔助男性，其價值在於如感性、互賴及合作等「人際性取向」的價值。這種分工方式在農業社會原無可厚非。但隨著工業革命、生活型態轉變、家庭結構變遷、教育機會增加，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投入職場，尤其在助人領域的行業，如教師、護士等，女性人數明顯多於男性。如果這是人格特質的延伸，女性在職場上理應獲得更大滿足？但不幸地，主流的價值文化還是以男性為主，而現代女性常處於「雙綁」處境與矛盾（double bind）中，無怪乎在憂鬱（depression）、焦慮（anxiety）與恐懼（phobia）三個心理疾病方面，女性患者比率為男性患者的 2.5 倍以上（劉惠琴，2002）。

面對這樣的情勢，兩世紀以來，人類社會已經歷了兩次女性運動的浪潮。第一次發生在 19 世紀下半葉到 20 世紀初期；第二次是在 20 世紀的 1960-1970 年代。這兩次女性主義運動的主要目標，是向傳統勞動分工方式挑戰。但由於對兩性看法及追求兩性平等方式的歧異，所以女性主義又分為許多流派，例如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及文化女性主義-----等。另一方面，在女性運動影響下，女性主義心理學應運而生，試圖以女性為主體來探究女性心理，藉以解決現代女性心中諸多困擾。劉惠琴（2002）指出，女性大多數心理問題，甚至許多「婦女病」心身問題，都與其女性處境有關。但藉由生命故事的敘說，得以反映她們處境的脈絡，從而加強其充分自覺，進而才會有改變其處境的能力。

植基於上述的論述，本研究透過女性發聲的方式，探究女性「性別角色」的立論基點，以及探討女性可實踐生命經驗論述之研究方法。本章後續分為四節，第一節由性別角色的「女性主義」觀點切入，第二節由「生涯發展」的論點來探

討女性及教師的生涯發展，以確立研究者的論據；第三節總結第一、二節的論述，說明近年來有關「女性教師」的研究；第四節綜論性別、女性主義、教師與生涯發展三者之關聯。文獻探討架構圖如下：



※文獻探討架構圖

第一節 「性別角色」與「女性主義」

一、性別角色（sex roles）

「角色」是指個人在生命各個階段中所佔有的地位與位置，個人依此位置與他人互動，建立各種關係（林義男譯，1987）。而對於「性別角色」的定義，國內外學者有下列之看法：Macrate、Stangor 和 Hewstone（1996）認為「性別角色」是一種特質，個人能以這些特質在其所處的社會中區分男女；Williams 和 Best（1990）、謝臥龍和駱慧文（2002）、蕭惠蘭（2004）則指出「性別角色」是在某一社會文化情境下，基於性別的不同，個體學習到社會文化所期許適合於男性與女性的行為規範和價值觀；張春興（1989）提出「性別角色」是某一社會文化中，眾所公認男性與女性應有的行為。李美枝（1996）也認為「性別角色」是個人對本身歸屬性別的自我覺知，是內在的感覺和外顯行為的表現。總而言之，「性別角色」立基於對行為的期待，這個期待決定了男性與女性的社會地位。

二、女性主義流派對性別角色的主張

「父權體制是支持性別不平等社會的基石」，基本上，這樣的看法獲得不同流派女性主義者普遍的肯定。所以女性主義理論雖千頭萬緒，但都有一個基本前提：女性在世界上是一個受壓迫、受歧視的等級，即女性主義思想泰斗西蒙娜·德·波娃所說的「第二性」。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認知、觀念、倫理等各個領域，都處於與男性不平等的地位。Millett（1970）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書中也提及父權制度誇大男女生理上的差異，以確保男性擁有支配地位，女性擁有附屬地位。社會透過社會化歷程來使兩性順從所規定的氣質、角色、地位等。並透過學校、教堂、家庭等機構將男性支配女性的意識形態合理化且予以加強；女性在不自覺的情況下，亦將這套想法內化，認為自己不如男性，社會便利用這種

心態，成功地使女性接受僵硬的性別角色規定並服從父權制度（轉引自王瑞香，2004）。所以男權制思想認為，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是自然形成的，因此不會改變；女性主義者卻不這樣認為，她們指出這一性別秩序並非「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會、文化、人爲建構起來的，因此非永不改變（李銀河，2004）。女性主義取向的心理學也提出，女性的性別角色不僅侷限女性作為「人」的發展，並因角色內涵與經驗間的矛盾，產生女性的「心理疾病」，進而又透過社會化歷程，強迫女性處於弱勢地位（劉惠琴，2002）。

除此之外，各項研究還指出造成女性發展受限的原因，包括下列幾項：

（一）、害怕成功（fear of success）

這一理論由 Horner 於 1972 年首先提出。指女性在競爭的情境中，預期成功將會帶給她們不好的結果，如不受歡迎、喪失女性氣質、失去約會及結婚對象、受到社會排擠等，於是便壓抑她們的成就動機，降低成就表現，避免在事業上有成功的機會。所以可知女性的「成就動機」普遍受到社會文化對女性角色界定的限制。

（二）、社會期許的差別待遇

「婚姻」不管對男性或女性而言，可能都代表「經濟責任」的加重，但對女性，可能意味著「照顧責任」的加重（徐宗國，1993；陳皎眉，1989；陳建志，2002；Glass 和 Camarigg，1992；Moore，1990）。事實上，在社會期許下，女性被迫承擔更多照顧家庭的責任，並將自己的興趣與事業發展擱置一旁，一位中斷工作的婦女，回家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是可以為社會所接受，但這也使得女性的起跑點不得不落後男性一大截（鄔佩麗，2003；張晉芬與黃玟娟，1997）。此外，妻子常被社會期望要去適應丈夫事業上的需求。縱使是「雙薪」家庭，女性亦常會犧牲一部分的工作來幫助或配合丈夫的事業（吳雅玲，2000）。

(三)、沒有做決定的權利

心理學家 J.B. Miller 認為，在所有社會裡，處於支配位置的人決定哪些生活與文化層面是最重要的、最有價值的，並將之據為己有，而將不重要、沒有價值的委諸附屬者。派給附屬者的常包含那些被視為無法控制的、或軟弱、無助的層面如性、濃烈的人際關係等。長久以來，女性習慣於採取放棄自己的權利來規劃自己的生活，因而也造就女性遭受更多限制的局面而不自覺。尤其是當男性以其個人的需求為女性做決定時，女性的權益在不知不覺中喪失殆盡（引自鄔佩麗，2003）。無論在行政部門或是選舉時刻，女性往往習慣由男性行使決定權，尤其是當女性要避免背上損及男性自尊的罪名時，往往採取放棄自己的權利以維護男性的自尊（Bradley, Rudolph, Kupisch, 1992）。

小結：婚姻制度似乎是為男性量身打造的。結婚對男性而言好處多於壞處，例如有人料理家務、生小孩、養小孩、照料飲食起居等，但對女性而言，結婚後突然多出妻子、媳婦、媽媽等多重角色，負擔加重，且中國人的觀念—「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嫁雞隨雞」，因此女性還需面對和娘家割離的焦慮，這種情況皆相當不利於女性。另一方面，台灣社會急劇變遷，很多女性婚後仍需外出工作，形成所謂的「雙薪家庭」。在職場上，刻板的性別角色依舊存在，尤其「玻璃天花板」更阻礙女性的發展。現代女性看似自主權變大，實則背負的壓力也增大。

第二節 性別與生涯發展

本節細分三小節，第一小節先由「生涯發展」的意涵切入；第二節談「女性生涯發展」，以了解女性生涯發展特殊之處；第三小節聚焦在「教師生涯發展」，介紹國內外有關教師生涯研究的理論。

一、「生涯發展」的意涵

Super (1976) 指出「生涯」是生活中各種事件的演進方向與歷程，它結合人一生中的各種職業和生活角色，由此表現出個體獨特的自我發展形式；生涯也是人生自青春期以迄退休後，一連串有酬與無酬職位的綜合，包括職業、副業、家庭和公民的角色。(引自金樹人，1997) 此外，Van Maanen 和 Schein (1977) 將「生涯事業」分為兩個層面：(引自蔡瑞君，2003)

(一) 外在生涯—個體一生中，在組織內一連串與工作有關的發展歷程。

(二) 內在生涯—個體經由工作生活中一連串的活動設計以發展較清晰的自我概念。

而國內學者林幸台 (1997) 提出「生涯」是個人一生中所從事的工作及其擔任的職務與角色，同時也涉及其他非工作的活動。藉此，探討生活中各種角色對個人生命脈絡的影響。金樹人 (1997) 則認為「生涯」本身即擁有豐富內涵，他的存在與否是由個體主觀認定；而人則是生涯主動塑造者，能思考、計劃，進而改變及創造環境。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可知生涯是一動態的歷程，涵括了個體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且藉由對角色的體會，發展出較清晰的自我概念。

而「生涯發展」意指連續的生命活動及職業發展歷程，也是完成自我概念的過程，這些歷程基本上是持續、階段性的發展變化。內含個體在各場域與工作有關之經驗，並透過經驗塑造出個體獨特之生活方式，除此之外，「生涯發展」亦涉及了個體各方面生活目標的選擇及行為安排 (Super, 1957; 金樹人, 1987; 林幸台, 1997; 楊朝祥, 1989; 蔡培村, 1994; 蔡瑞君, 2003)。

二、女性生涯發展

(一)、「女性生涯發展」之意義

女性生涯發展之所以不同於男性生涯發展，國內外的研究有以下的看法，Guterk,和 Larwood (1987) 認為女性的生涯發展不同於男性，理由是在社會期望下，女性必須長期扮演因應丈夫事業需求的角色；再者，工作世界對女性的限制以及女性工作報酬、升遷都處在不利的地位。因此，傳統以男性為生涯發展的理論並不能切實的反映在女性的生涯發展型態上（引自呂一美，1998），Ginzberg (1972) 指出女性生涯發展異於男性之處在於，即使再創新女性，或是再怎樣事業心強的女性都還是會希望兼顧家庭與事業。且女性會花較多的時間照顧家庭，但就人性觀點而言，無論男、女都須有感情方面的支持，只是一般女性對家庭的付出，使得男性較無後顧之憂，因而能花費較多的心思與時間在事業發展上（引自田秀蘭，1997a）。吳敏綺 (2001) 指出女性生涯發展之所以不同於男性生涯發展的地方，在於女性於婚後要兼顧家庭與工作，以致於難以達到兩全的境界，而且女性在尋求家庭生活與工作之間的平衡時，一般而言，比男性面臨到更多關於家庭與社會方面的問題，並承受更多來自角色與環境間的壓力。

(二)、女性生涯發展之相關理論

(1) Farmer 的女性生涯動機理論 (model of women' s career motivation)

Farmer (1985；1997) 從女性工作動機來探討女性生涯發展影響因素，他認為影響女性工作動機的因素包括：背景、心理、及環境三方面，背景因素包括性別、年齡、種族，還有個人的數學、語文能力；心理因素則包括有表達能力、成就歸因、價值觀念等；在環境方面，則包括有婦女的親人、教師等的支持、個人對工作的態度；並由生涯期望、熟練動機、生涯投入三方面來解釋個人的生涯動機。

Farmer 的研究結果顯示，就女性生涯動機而言，背景因素中僅種族與數學能力對生涯動機有影響。環境因素中雙親支持、教師支持、及支持女性從業三變項可以有效預測女性之生涯動機。而心理因素中，除學業自尊及個人不在意能力歸因外，其餘變項均可有效預測女性生涯動機（引自戴素珍，2000；吳敏綺，2001）。

（2）Ginzberg 的女性生涯發展型態

Ginzberg（1972）指出一般女性在生涯發展方面所持的生活型態，最主要可分為傳統型、轉變過渡型、創新型三種類型，以下說明如下：

- 1.傳統型的女性完全以家庭生活為重心，她們願意付出所有心力在相夫教子上。
- 2.轉變過渡型的女性雖有份工作，但在觀念上仍以家庭為重。
- 3.創新型的女性在家庭和事業上的平衡是她們努力的方向。基本上，她們希望兩者能兼顧。

Ginzberg 的觀點還是認為女性的生涯發展仍是以家庭為最重要影響因素，家庭還是女性生涯的重心。

三、教師生涯發展

（一）、「教師生涯發展」的意涵

吳清山（1996）指出「教師生涯規劃發展」本質上是一種成長的歷程，是以工作、職位和角色為其內涵，以對未來做適當有效的規劃，使其能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而林幸台（1989）也認為「教師生涯發展」可以說是專業人員成長的歷程。由以上學者論述可知，「教師生涯發展」意指教師在教學生涯中，所經歷的工作、職務及各種角色，在環境、時間與空間的交互作用下，所產生之一種持續，統整的成長與轉變（戴素珍，2001）。

（二）、教師生涯發展理論

根據孫國華(1997)研究指出，目前教師生涯發展理論可區分為三個研究取向：週期論(phase theory)、階段論(stage theory)、循環論(cycle theory)(孫國華，1997；戴素珍，2001；蔡瑞君，2003)。

「週期論」主要以教師年齡或教學年資作為指標和劃分的依據，目的在於探討教師在生涯發展週期中的專業教學生涯需求與特徵。例如 Newman(1980)訪談 10 位教學年資在 19 到 31 年間公立學校教師，建立了以 10 年為一個週期的教師生涯發展理論。

「階段論」則以是否具有共同心理特徵、態度、需求等作為劃分教師生涯發展的依據。階段論學者認為教師生涯發展的順序大致相同，而發展速度因人而異。例如 Steffy(1989)依據自我實現的理論建立的教師生涯發展階段模式。他將教師生涯區分為五個階段：預備生涯階段(Anticipatory career stage)、專家生涯階段(Expert/master career stage)、退縮生涯階段(Withdrawal career stage)、更新生涯階段(Renewal career stage)、退出生涯階段(Exit career stage)等。

「循環論」則從動態或多重途徑的方式說明教師生涯發展情形，以及在過程中所涉及的情境因素，例如 Huberman(1989, 1995)根據過去研究將教師生涯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一)初入生涯期(career entry)——任教後第 1~3 年、(二)穩定期(stabilization)——任教後第 4~6 年、(三)試驗與行動期(experimentation / Activism)或再評估與自我懷疑期(Reassessment / Self-doubt)——任教後第 7~18 年、(四)平靜期(serenity)或保守主義期(conservatism)——任教後第 19~30 年、(五)脫離生涯期(disengagement)——任教後第 31~40 年。

小結：在「女性生涯發展之相關理論」和「教師生涯發展理論」這兩部分，我們不難發現多數模式是由外國學者所建立。實際上，各國國情不同，看待教師的標準亦不一樣，例如中國傳統上對教師的要求超乎一般人想像。但昭偉(2005)

就指出，我們社會對一般教師的期望不僅過高，還摻雜了傳統儒家道德的期望和現代社會的期許；如果教師的作為不符合社會的要求，我們社會就會理直氣壯地用各種方式（如法律、輿論等）責怪或處置教師。而對於女性，「女子無才便是德」、「三從四德」這些道德的枷鎖，幾千年來，綑綁著中國婦女不得翻身。縱使女性在各方面的表現可能優於男性，但我們的社會常常有意無意地，經由各種管道將「先生與孩子的成功就是女性的驕傲」這一觀念內化為女性的一部分，讓眾多女性心甘情願回歸家庭，作為先生與孩子背後的推手。因此，除以外國理論為借鏡外，有必要建立適用於我們社會的模式。

第三節 性別與教師研究

從性別看待工作的觀點切入，Henning 和 Jardim（1976）認為性別不同對事業的認知取向亦不同，女性在職場上將事業定位為個人的成長，自我實現與滿足以及對他人的貢獻，男性則看待事業為連續進展的工作，可以經由升遷歷程得到認可與酬賞（引自陳玖玖，2003）。

基本上，大多數的現代婦女是贊成就業的，且以家庭角色和事業角色的兼顧作為共同目標（柯適修，1994；陳玉華，1992）。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婦女，從事專業性工作的婦女，更以工作做為個人一生發展的目標（郭黎灝，1989），雖如此，然而當第一個小孩出生至最小孩子上幼稚園前，無論婦女教育程度的高低，皆以家庭角色做為優先考量（呂玉瑕，1982）。由此可知，當女性面臨工作與家庭抉擇時，仍是以家庭為重。

女性選擇教職這個工作，主要原因是為了能兼顧工作和家庭（Asner，1993；楊翠屏，1996；賴友梅，1998；周彥君，2002）。因為「教師」這項職業的工作特性，強化女性教師與家庭的連結，讓人以為教師角色就是母職角色的延伸。不過

這樣的觀點，也造成了教師專業能力及形象的萎縮。使得女教師們無論在學校或家庭中都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桎梏（邱秀祝，1999；陳怡錚，2000）。

另一方面，女性主義教育社會學家 S.Acker 於 1988 年在其所著《教育、性別與生涯》(Teachers, Gender and Careers)一書中，曾指出身為教師的男性與女性無論是在所教授的學科、行政責任上，甚至在平常的教學經驗中，都有很大的差異存在（游美惠、柯柏昇，2004）。

而女性教師對工作關注的焦點主要在於教學，Grant（1989）研究指出女性教師的教學承諾是以如何做好一份工作為標準，教學的滿足並非由升遷所提供，最重視與學生的相處。通常女性教師常具有完美主義的傾向，重視工作的品質，對自己的工作下極高的評價，希望自己努力工作可以得到肯定（Biklen，1995；Hargraves，1994）。國內研究亦有相同結論，女性教師把教學視為工作的主體，在教師的角色扮演上相當盡責，其教育理念方面較注重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李震等，1987；蘇芊玲，1998；師瓊璐，2000；陳玖玖，2003）。

至於在行政工作方面，李惠茹(2002)研究指出國中女教師無意或沒興趣擔任行政工作，除個人意願或興趣因素外，跟社會即有僵化性別分工模式、學校體制和家庭照顧責任都有關聯。游美惠和柯伯昇（2004）研究也指出大多數女性教育工作者不會為自己規劃好清晰的生涯發展藍圖，可謂「生涯的不主動發展」；縱使本人對行政工作有興趣，也難免會影響或延緩擔任行政職的時間。而且女教師的職業生涯與專業發展，是一種妥協權變、延長時間的發展方式，在工作與家庭之中設定不同的輕重緩急以追求並行的發展。

Ball 和 Goodson（1985）、Smith（1994）從「典範」轉移的觀點，分析教師研究在歐美國家過去二十多年的轉變。研究取向逐漸轉移到從教師觀點來看教師專業發展，給於教師發聲的空間，讓教師不再成為藏於教育研究報告之下的陰影；Goodson（1991）認為研究教師生活經驗及教學背景可以讓我們了解學校教育的實

踐意義；而 Grumet（1988）和 Casey（1993）也曾分別藉由女性教師傳記史研究來彰顯邊緣女性教師的聲音，以了解女性教師如何經由教學參與社會變遷，挑戰女性教師被視為保母角色的身分認同（引自卯靜儒，2003）。

小結：綜合以上論述，女性教師不論在職業的選擇及教育工作的焦點上受性別角色的影響頗深，都著重於人際上的考量，這或許可以說是長期受性別角色教化的結果。

第四節 綜論性別、女性主義、教師與生涯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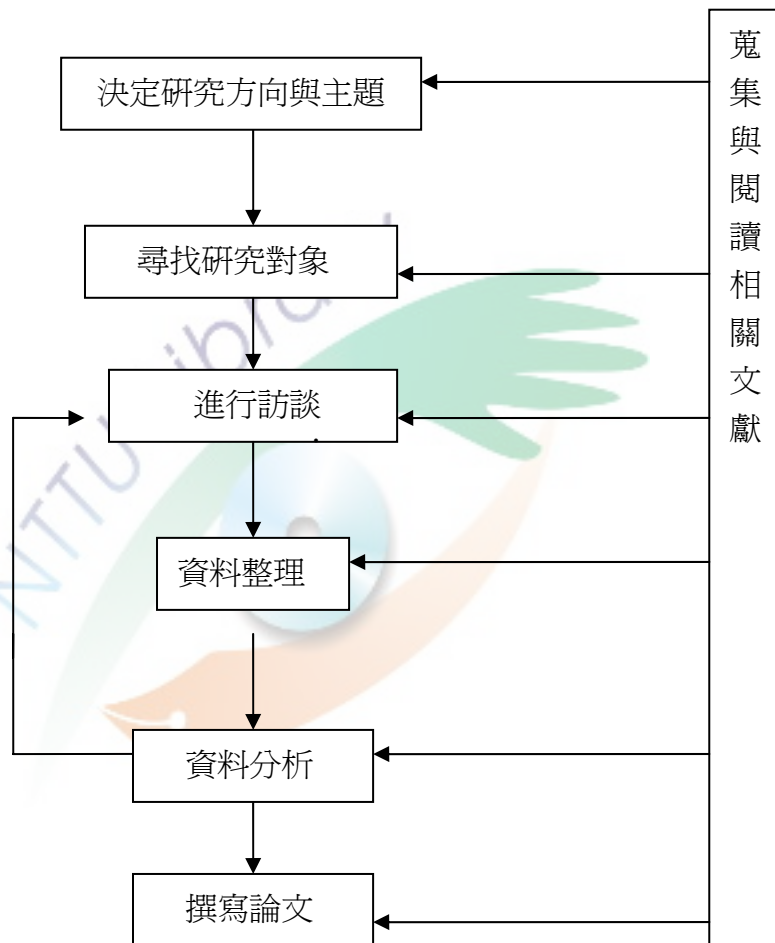
「性別角色」是個體社會化之後的結果，規範個體的行為及生活模式，更進一步內化成本身的價值體系。長久以來，女性一直處於附屬者及人際取向的角色，並成為男性生命的一部分。而男性也理所當然地要求女性作其背後的推手，以助男性實現自我。但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升，愈來愈多的女性投入職場，一方面她們有自己的夢想，卻又擺脫不了傳統女性角色的束縛，所以已婚者在家庭與事業間拉鋸，未婚者亦在社會「女大當婚」的期望下，承受不同於已婚者的壓力。

除此之外，「教師」這一行業被視為女性的最佳選擇，因為社會上普遍認為學校教師的性質正好和家庭教育中女性扮演的角色不謀而合，不過諷刺的是根據社會學者的看法—當越來越多女性進入教育現場，相對地教師專業性就會下降。雖然如此，諸多研究仍顯示出女性教師在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且有完美主義傾向。和學生直接互動是她們成就感最大來源。無怪乎，在台灣社會有許多人在婚姻上，都會希望妻子從事教職。而有趣的是女性教師多半也認為教職將能使她們兼顧家庭和工作，因此家庭因素還是女性考量的最大因素。這不得不說是長久以來「性別角色」的影響。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分爲五節，第一節研究流程之介紹；第二節研究對象之選取及簡介；第三節闡明研究者的立場；第四節詳述研究方法；第五節資料蒐集及分析之說明。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上述程序實施，首先閱讀相關文獻，並訂定研究方向、確定研究題目，進行研究對象的選取，再透過訪談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最後則撰寫研究報告。而在研究過程中持續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直至論文完成。

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選取原則

（一）立意取向

Patton 指出質化研究者較常採用「理論抽樣」或「立意抽樣」，此抽樣方式主要是根據研究問題的特性、相關理論的需要及研究資料的豐富性等原則來選擇研究對象（吳芝儀和李奉儒譯，1995）。

在 Huberman 的教師生涯發展理論裡，其將教師的生涯發展劃分為五個時期。由於本研究之研究重點在於了解不同教學年資教師之生涯發展歷程，探究其所經歷之不同教師生涯階段之異同，以及其所建構之未來自我教師圖像。所以研究對象的選取將以在生涯發展上已趨向認定教師為其終身職業者，且在中學任教，正值試驗與行動期或再評估與自我懷疑期（任教 7~18 年）、平靜期或保守主義期（任教 19~30 年）、脫離生涯期（任教 31~40 年）三個階段女性教師三位。

（二）便利取向

王麗雲（2000）曾指出生命的研究是一件很敏感的事。因為敘說自我生命的故事是一種向他人赤裸呈現自己的過程，所以敘說者和聆聽者的關係將影響敘說者敘說故事的廣度與深度，因此本研究以研究者所認識的女性中學教師中願意參與本研究且開放自己，以及對自我生涯發展有其見解者為主。另則，台灣中學包含兩個階段－國中和高中，所以基於立意取向與便利取向兩個原則，選出一位高中教師與兩位國中教師作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對象簡介

（一）桃子老師

桃子老師，55 歲，已婚，信仰基督教，A 師範大學畢業，研究所 40 學分班結業。大學畢業之初在國中任教 4 年，而後調至東海高中任教至今。教學年資 33 年。

（二）梅子老師

梅子老師，47 歲，已婚，一般民間信仰，B 師範大學畢業，研究所 40 學分班結業。大學畢業後曾在其他縣市國中服務 2 年，而後經由甄試到現今服務的國中（陽光國中）任教。教學年資 25 年。

（三）竹子老師

竹子老師，34 歲，已婚，一般民間信仰，C 師範大學畢業，現正積極報考研究所在職專班。其大學畢業後即分發到現今服務的國中（西北國中），教學經歷裡曾請過育嬰假 1 年，實際教學年資為 11 年。

※表 2-2 研究對象資料表

化名	教學年資	宗教信仰	教育背景	婚姻狀況	家庭背景 小孩數	教學生涯 狀態
桃子	33	基督教	師範體系	已婚	先生非教職 小孩 2 人	持續進行中
梅子	25	民間信仰	師範體系	已婚	先生非教職 小孩 2 人	持續進行中
竹子	11	民間信仰	師範體系	已婚	先生非教職 小孩 2 人	持續進行中

在立意性與便利性選取研究對象原則下，選出三位現任教師（桃子、梅子、竹子），在「教育背景」、「婚姻狀況」、「家庭背景與小孩數」、「教學生涯狀態」四者呈現同質性，皆為師範體系畢業、已婚、先生都為非教職人員並小孩數 2 人，且教學生涯持續進行中。在「教學年資」和「宗教信仰」兩者呈現異質性，在「宗教信仰」方面－桃子信仰基督教，梅子和竹子則為一般民間信仰。因為研究者思考到除「教學年資」的差異外，「宗教信仰」可能也會對女性中學教師的生涯發展產生關鍵性的影響，所以納入研究中因素的考量。

第三節 研究者的立場

卯靜儒（2003）指出教師生命史研究的主要興趣，是將教師個人故事敘說視為個人與集體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教育經驗的結合。屬於質性研究的一環。基本上，質性研究是以研究者作為研究工具，所以研究者在研究現場所持的角度與涉入的程度，顯然會影響研究的成果，因此研究者的立場相當重要。誠如劉世閔（2004）所言研究者與其刻意採取迴避以求客觀的立場問題，不如詳實告知自身所站的位置與角度，因為質性研究強調知識的探索多過理論的印証；意義的詮釋勝於事實的呈現。研究者在本研究之立場方面將採用劉世閔之觀點，會在研究結果中詳實告知本身所站的位置與角度。

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敘說的意義

生命故事是一種生命的書寫，是「敘說研究」的形式之一。敘說（narrative）

基本上又稱為「敘事」。Polkinghorne (1995) 指出「敘說」是一種言談 (discourse) 的形式，包括散文體 (Prosaic) 和故事性 (Story) 兩種。Connelly 和 Clandinin (1999, 2000) 認為「敘說」是一種現象，也是一種方法，更是一種研究經驗的方法。

而國內諸多學者亦為「敘說」下了各式的定義，例如莊明貞 (2005) 指出「敘說」是人們思考和組織知識的基本方法，我們透過這種方式來進行思考、表達、溝通並理解人們和事件；「敘說」，基本上也是一種人們去認知某種事物的權利。成虹飛 (2005) 也指出「敘說」是在一個時間的過程中，有一個開始和結束的故事，且我們的經驗都是以故事的方式存在、表達和理解。黃月美 (2005) 認為「敘說」不僅是個人建構生命意義的行動，而且也提供一個研究的起點，因為「敘說」是一種解構與實踐的過程，透過這種過程，在討論生命故事與社會文化脈絡之間的關係時，敘說者不僅有意識的創造出生命故事，而且給予事件秩序或意義，讓這些敘說進一步構築「自我意識」的方式。范信賢 (2005) 亦認為「敘說」是指一種故事化敘說的言談形式。提供教師發聲的空間，也讓敘說者有機會經由敘說而整理、觀照自己的經驗並賦予意義。

而生命故事的敘說其主要目的是要說明人生命的意義與經驗內容。特色有三：第一，這些生命書寫方式多用文字而非數字表達；其次，內容強調個人經驗與主觀知覺；第三，重視探討對象的脈絡性與歷史性，因此個人前後經驗的關聯，以及事件或個體所處的時空位置。所以生命故事可以說是著重生命歷程中某些故事、事件、生涯或轉捩點，強調故事要置於敘說者當時的文化脈絡中分析，探討文化價值與傳統如何影響生命的循環發展。Goodson (1991b,117) 將生命史分成三個層次，分別是個人生命史 (個人生命中的插曲或經驗)、以及團體或集體的歷史研究 (如早期女性教師的工作)、關係層面的歷史 (是指個人和團體之間關係的變化，例如黑白種族關係的變遷)。他也認為應用以敘說生命史的方式研究教師有三項好處：首先，教師對教學的看法及看待教學的方式會受到其先前的生涯與生命經驗

的影響，研究者必須有所了解，才能掌握教師的教學工作；其次，教師的校外生活與潛在的認同與文化，對教師的工作有重要的影響，因此，為了解教師學校工作，不能不掌握其生命整體。最後，教師生命史的敘說研究可以將個人歷史置於大環境的歷史之中，提供豐富的脈絡資料，進一步了解社會與教師之間的互動關係。

Atkinson (1997)、Kincheloe (1995)、Langness 和 Frank (1995)、Middleton (1992) 也指出弱勢團體（如女性、少數民族、學校中的教師等）經由傳記的書寫，可以了解個人主體形成的結構性因素，了解自己的生命受到那一些知識或權力的影響，經由這種生活回顧(life review)、傳記書寫的解構過程，個人重新認識自己，了解自己今日處境的形成原因，肯定自我生命價值，表達自己的意見，挑戰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知識觀點與思維模式，在生命回顧的過程中重新獲得力量，不再是被動地任由結構所擺佈，而能夠積極改變自己的命運（引自王麗雲，2000）。

另一方面，Goodson (1998)、Polkinghorne (1988)、Roberts (1998) 亦認為敘說自己的故事是一個不斷「自我建構」與「自我協商」的過程。對敘說者而言，在敘說自己生命故事的過程裡，我們回憶、重建自我。且敘說提供人們希望和指引，就如同地圖一般，它讓個體在某塊可辨識的土地上得以確立自己的位置。說者和聽者共同創造了一個故事，卻也為自己的生命建構了新的意義（引自蔡瑞君，2003）。

孫大川(2000)亦指出生命書寫可以被當作協助個人建立自我主體性的工具，其促成個人肯定自我價值，進而解放自我。

因此透過「敘說研究」，我們可以了解人們是如何思考和感覺、說的及做的是什麼、所處的情境為何、對事件的主觀意義、說的話和行為如何被他人解釋，以及隨著時間的推進，人們如何與他們生存的世界互動。所以個體經由敘說自己的故事，將更能理清生命之中的盲點，看清自我，變成自己經驗的主人而非奴隸，

從而產生力量，回復生命的基本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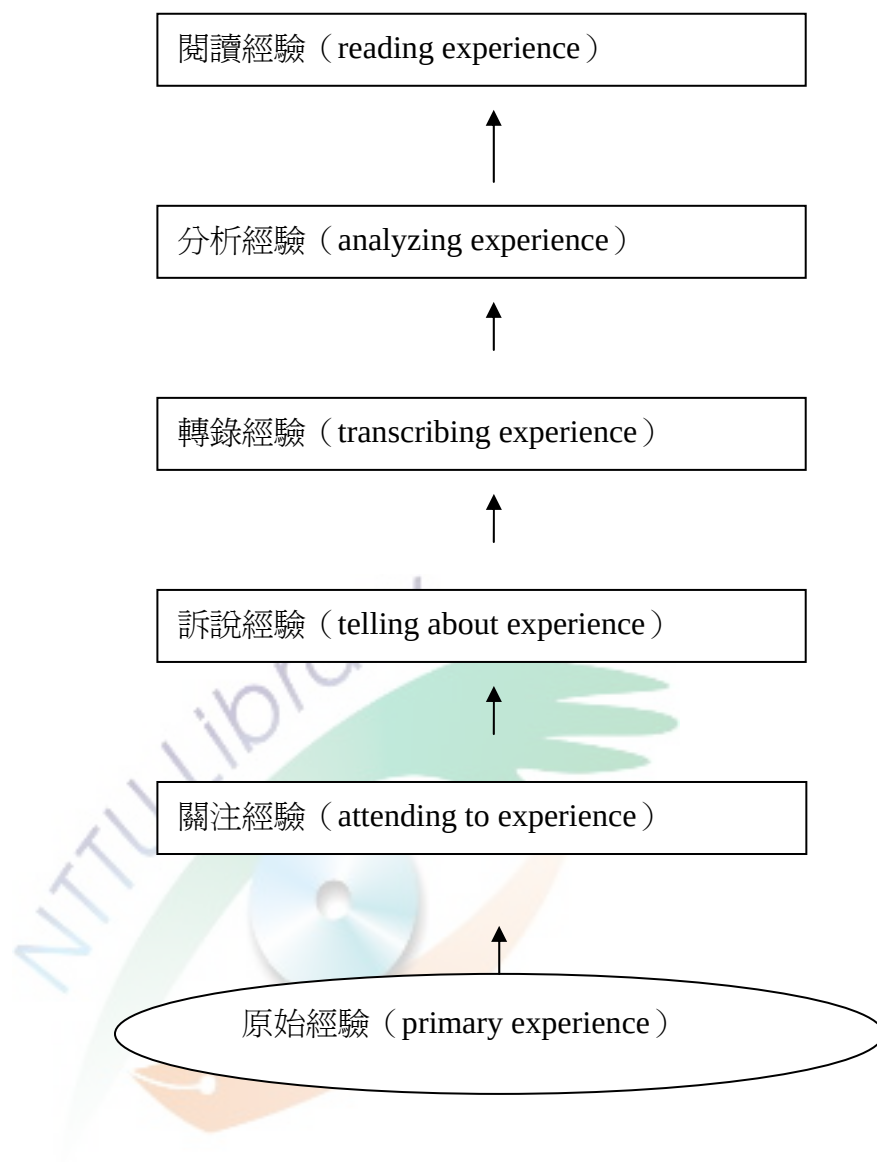
二、敘說的分析

關於「敘說分析」的意義，國內外學者有如下的看法：Connelly 和 Clandinin（2000）提出「敘說分析」的目標在於透過聆聽與敘說來引發個人與社會、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及空間的聯繫。莊明貞（2005）指出「敘說分析」是以故事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其主要的目的是在了解敘說故事者在敘說的過程中，如何將經驗條理化與次序化，使得生命裡的事件和行動變得有意義。范信賢（2005）也提出「敘說分析」的過程猶如 Pinar et al.（1995）所言，是書寫及再概念化個人傳記以理解自身生活的一種動態旅程，是教育研究的方法，也是教師專業發展與實踐的媒介。胡幼慧（2004）認為「敘說分析」發展的重點在於研究者將「生活故事和對話」的表達本身視為「研究問題」而予於剖析。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我們可以了解「敘說分析」是一種教育研究方法，主要以故事為研究對象，透過聆聽與敘說的過程，理解敘說者如何賦予事件意義，而融入自身生活的一種動態歷程。

三、敘說分析的實施

「敘說分析」本質上應從敘說者的觀點來強調生活經驗的呈現及其對生活經驗中事件和故事的解釋。Riessman（1993）指出研究者在處理「經驗的再呈現」時，應注意以下五個階段（呂美枝，2005；胡幼慧，2004；王勇智、鄧明宇合譯，2003）：



※ 圖 3-4-1 敘說研究中「經驗再呈現」層次圖

資料來源：Riessman（1993：10）

（1）關注經驗（attending to experience）－敘說者將本身所見、所聞、所感的實際現象，轉化為對其本身有意義的經驗。藉由思考這些經驗，建構出其所認為世界真實的樣貌。

(2) 訴說經驗 (telling about experience) — 此階段是敘說者將其經驗分享訴說出來的階段，這當中會涉及到敘說者本身的個人觀點、偏好，價值觀等等。

(3) 轉錄經驗 (transcribing experience) — 研究者在此階段的重要考量為「如何捕捉其所認為關鍵的表達」。另一方面，這個階段亦是研究者「詮釋」實踐，就有如傾訴或訴說一般，有其理論的意涵。

(4) 分析經驗 (analyzing experience) — 在此階段，研究者應清楚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內容，並創造出一個後設的故事。這時研究者須決定如何取捨、切割、節錄、凸顯、安置標題、內容形式和資料呈現的風格。

(5) 閱讀經驗 (reading experience) — 此階段簡單地說，為讀者面對再現的文本時，因之而出的閱讀經驗及個人詮釋。

四、敘說分析的信效度

對於「敘說分析」的信效度問題，胡幼慧（2004）指出「敘說分析」其所探討的並非單純的描述是否為事實或外部效度等問題，而是應以說者的「事實建構」來看問題——即研究敘說者如何捕捉、呈現和解釋經驗，並透過這種方式反應敘說者的世界觀特質；同樣地，莊明貞（2005）認為信效度並不是適切的敘事標準。因為敘說觀點的可能性是多樣化，不同研究者所完成的敘說充其量也只是某一視野的再現。

Riessman（1993）則認為敘說分析應以研究者分析或解釋的「值得信」與否作為評價標準。「是否值得信」又包含下列幾點：（1）說服力——理論的宣稱和資料本身的問題能夠受到閱讀者的支持和研究者的證明；（2）符合度——資料和解釋的回應能被研究群體接受和同意；（3）連貫性——呼應的標準包括國際的、地方的及主

題的；(4) 實用性---當一個研究能被社群採用，成爲一種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方式，則具實用價值；(5) 沒有規範---認爲科學重複嚴謹方法的思考是一種迷思。在詮釋研究的領域進行評價，基本上沒有「食譜」和「公式」可依樣畫葫蘆。

最重要的是敘說分析主張，在敘說者的內在世界有其生命主題影響著其對外在世界的觀點，這樣的主題會帶領敘說者獲得一致的看法。而且藉由敘說的過程可以提供敘說者一個很好的機會，迫使自己面對過去一些片段經驗，將過去、現在和想像的經驗串聯起來，形成一種持續的歷程。

五、敘說分析的分類模式

基本上，敘說研究並沒有固定的標準可循（胡幼慧，1996；林美珠，2000）。儘管如此，Lieblich 等人在 1998 年仍依據閱讀、詮釋和分析生命故事或敘說資料的不同可能性時，將敘說分析區分爲兩大方面：

1. 整體取向與類別取向－依據分析的單位來分

「整體取向」傾向把一個人視爲整體，探討他之所以處於現在位置的發展歷程。一個人的生命故事是一個整體，部分文本是在敘說的脈絡下被詮釋。

「類別取向」將故事或數個敘說者的文本分割成幾個段落，並將這些段落被定義爲某個類別。當研究者對一群體的特定問題或現象感到興趣時，多半會採用類別取向。

2. 內容取向和形式取向－依據文學上文本閱讀中的傳統二分法來分

「內容取向」主要從敘說者的觀點去關注描述中隱含的內容，也就是事件是怎麼發生的、爲什麼會發生、發生的經過、誰參與在這個事件中……等等此類問

題。藉由詢問故事(或者某一特定故事片段)的意義，進一步瞭解故事中所傳遞的個人特質、動機，或者是敘說者所用的某些特定意象所象徵的意義為何。

「形式取向」主要依據故事情節的結構、事件發生的順序、故事和時間軸線的關係、故事的複雜性和連貫性、故事喚起的感受、敘說的文體、隱喻或者是文字的選用(例如消極或是積極的表達)等等。當內容平淡且立即可以理解時，研究者可能會採用形式取向去發掘生命故事的類型，因為這更能深一層地彰顯出敘說者的認同。

Lieblich 等人（1998）除了提出敘說分析的兩種分類模式外，其認為這兩種分類模式基本上是相互交叉貫穿的，而又形成分析敘說模式的四個方形矩陣，圖形如下：

整體－內容	類別－內容
整體－形式	類別－形式

※圖 3-5-1 敘說分析模式矩陣圖

以下說明四種敘說分析模式：

1. 「整體－內容」分析模式

此種分析模式採用個體完整生命故事的方式，聚焦於個體完整生命故事所呈現的內容上。當呈現故事部分片段時，研究者會在整體故事的脈絡中去分析內容的意義。這種分析模式在臨床的「個案研究」中十分常見。

2. 「整體－形式」分析模式

此種分析模式注重於清楚地呈現完整生命故事的情節或結構。例如：敘說闡述的是喜劇抑或是悲劇？故事追溯到敘說者生命中當前所處的時刻，或者是源自於過去的時間和境況？研究者也可能尋求在整個故事發展歷程中的高潮或是轉捩點。

3. 「類別－內容」分析模式

此分析模式和「內容分析」較類似。研究主題的類別是被定義的，文本的表達是被摘錄、歸類入某個類別和群組之中。此種方法有時亦會採用量化的方式處理。歸類的類別可能非常狹隘，例如：敘說者在故事中曾提及的關於其生命中曾發生的某一特定政治事件之故事片段，這些和此一政治事件相關聯的故事片段，即可被拿來分析。

4. 「類別－形式」分析模式

本分析模式將焦點放置在敘說的抽象文體、特定風格或語言特徵。例如：敘說者使用了哪些隱喻，或者是敘說者主動或是被動敘說的頻率。

針對此四種分析模式，Lieblich 等亦指出實際上進行敘說研究時，這些區分並不盡是可以被清楚的劃分，形式是很難從故事內容中獨立被抽離出來，而和類別相關的結論對於理解個體整體也有著重大意義。因此，應用以上四種分析模式時，需考慮到進行的是怎樣的研究問題，需要怎樣的文本，以及適合怎樣的研究對象(林美珠，2000)。

本研究在故事敘說方面，將以 Smith 於 1998 年提出的「補丁式的拼布生涯發展歷程」方式鋪陳。所謂拼布方式，就是在敘說的故事中，以幾個重要議題（也就是幾塊大拼布），構成描繪生涯發展的故事線。這些議題在經由開放解碼的方式，將原始文本轉換成概念而產生。這幾塊大拼布，會因著研究對象敘說內容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面貌。(引自卯靜儒，2003)。並且採 Lieblich 等人(1998)的「整體－內容」敘說分析法，也就是運用一個完整個人生命的故事，並聚焦於其所呈現的內容上，而當所用的是故事中個別的部分時，仍依據整體敘事文本或故事脈絡來分析部分的意義。

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訪談作為蒐集資料的主要方式，訪談者的角色由「詢問」轉為「傾聽」。游鑑明（2002）指出研究者在從事女性口述歷史的研究時，應針對研究對象的特性進行訪問，不宜採用同出一轍的訪問方式，而且最好站在研究對象的立場來發問，並將研究對象放置在歷史脈絡下，從訪問中了解當時的歷史，更關心兩性之間的互動。基於以上原因，研究者在訪談前會先對研究對象做一了解，並設計一開放、非結構的訪談指引，但在訪談過程中並非依訪談指引逐一提及，而是讓研究對象暢所欲言，以其最舒服的形式（詩詞隱喻、直接陳述……）說故事，將生命歷程中的重大事件呈現出來，並協助其深入探討事件的深層意義。另一方面接受研究對象每一次的沉默，讓其有足夠的時間整理及自我調適。

在訪談之前，徵得研究對象的同意，以錄音器材為輔助工具，之後轉錄成逐字稿，並將訪談內容做初步整理和分析，有疑問之處，於下一次訪談中澄清。在訪談資料轉錄時亦特別注意其用詞與語氣，並在其中補充註明當時研究對象之聲音表情。若該筆資料為觀察所得，則加上*號表示。

訪談工作自 95 年 2 月起至 4 月底止，每人進行二～三次訪談，訪談採開放、非結構式訪問方式進行。每次訪談時間約 50 至 90 分鐘。原則上每次訪談間距一星期，以供研究者整理、分析訪談資料，研究對象整理思緒並理清生命某些課題。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依據 Lieblich 等人（1998）「整體－內容」的敘說分析法，也就是運用一個完整個人生命的故事，並聚焦於其所呈現的內容上，而當所用的是故事中個別的部分時，仍依據整體敘事文本或故事脈絡來分析部分的意義。

在質性研究中，資料蒐集與分析整理是同步進行的（陳伯璋，1988；黃瑞琴，2003；胡幼慧，1996；劉仲冬，1996）。因此每次資料的蒐集和整理分析，都將是研究者下次訪談的重要焦點。

三、編碼

黃瑞琴（2003）指出資料的編碼應是編碼適合資料，而非資料適合編碼。由於三位研究對象在生命故事敘說的重點部份不盡相同，因此故事文本中，每一段話後面括號內的文字意謂此段資料的出處，例如：（2-3）代表該筆資料出自於第二次訪談記錄的第三頁。



第四章 故事

第一節 桃子老師

我民國 40 年生於南部鄉下，父親務農，母親為裁縫師，家境清寒。上有兄姊三人，排行老四。跟二哥差三歲，跟大哥差六歲，跟姊姊差十一歲。七歲時母親因肺結核過世，或許因為年紀小，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就好像媽媽出遠門一樣。只記得媽媽要斷氣的時候，我還跑去媽媽的床頭，要拿那個碰柑和蘋果來吃。那時我叫姊姊幫我削，結果被姊姊罵：「媽媽要吃的，妳幹嘛把她的蘋果拿來吃？」，我不服氣地回她：「沒有關係啦，媽媽睡覺了，她不會吃了。」後來姊姊要餵媽媽吃藥，想把媽媽叫起來，可是都叫不起來，姊姊就一直哭，叫我去田裡找我爸爸。爸爸回來以後就趕快整理，在客廳的地板上先鋪稻草，然後草蓆。再把媽媽從床上抱下來。她在地上躺了大概半個小時後又有氣了、又在講話、眼睛又睜開，我爸又趕快把她抱回床上。只記得第二天早上起來，媽媽又躺在客廳那個草蓆上。之後我就沒有印象了。然後我們家來了很多客人，他們看到我就會說：「可憐喔！」，很多大人都在哭。我有一個表伯父，他來的時候，姊姊、哥哥，他們都跪下來，抱著伯父一直哭。伯父一直摸著我的頭。當時年紀真的太小，也不懂什麼叫「死亡」，因此對母親的印象很模糊。雖然童年時期母親缺席，但我爸爸盡職地身兼母職，哥哥姐姐也都很疼愛我，所以我仍然度過一個無憂無慮的童年。尤其爸爸開朗的個性，對我影響最大。

媽媽過世前，田裡的工作就由爸爸負責，有時哥哥會幫忙下田，但農業畢竟是靠天吃飯，所以媽媽除了作家務外，還會做洋裁貼補

家用。等到媽媽走了，家事就完全由大姐一手包辦。媽媽過世沒多久，姐姐就嫁人了，大姐結婚後不常回家，所以那時候就有人勸我爸是不是應該再娶，來照顧整個家。

我跟爸爸感情很好。那時候家裡剩下爸爸和我，還有兩個哥哥。哥哥那時候都還唸中學。大姐 18 歲就結婚了。其實她相當優秀，小學第一名畢業，後來還考上師範學校，因為不用錢！但是在那個年代，吃都吃不飽了，而且底下還有弟弟妹妹，媽媽身體又不好，需要人家幫忙。爸爸沒有叫她不要唸，只是後來大姐覺得讀師範學校需要住校，那家裡就沒人幫忙了，所以她就不去唸了。而大哥比較幸運，同樣考上師範學校，爸爸好說歹說就是一定要他去唸。

由於家裡沒女人了，所以我爸爸必須要親自下廚，煮飯給我們吃。他做菜很有個人獨到的見解。每次他在做菜的時候，我就跟在旁邊。記得我唸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來，就在遠遠的轉角處，看到我爸爸一直跟我揮手，我就趕快騎車到他面前，然後爸爸就說：「來…來…來，阿桃來，爸爸幫你牽腳踏車，妳眼睛要閉起來，不可以打開喔！」他引領我進入家門，來到了廚房，然後把櫥子抽屜打開，他說：「好！眼睛張開。」哇！有三顆鵝蛋，爸爸說：「妳知道嗎，這三顆鵝蛋是妳外婆，偷偷拿過來的喔！妳不要跟妳舅媽講喔！」因為她跟我舅媽住在一起，我那個舅媽很小氣。我爸接著說：「明天就給你煎菜脯蛋。」我聽了好開心喔！第二天到學校去的時候，印象很深刻！我們平常吃便當都沒有菜，所以打開便當盒的時候，就會故意蓋著一半，一直挖。挖什麼？挖地瓜。我們那時候都是地瓜飯，地瓜跟飯。因此那一天便當裡有那個蛋，我特別開心，還故意把便當打開來，好像要昭告天下呢。我立刻和我的好

朋友，就是考上花蓮師專的那個○○○分享。我永遠記得那個菜脯蛋味道。

另外我還記得有好幾次。比方說春節啦、七月半啦、八月半這些大節日，都會有雞肉或鴨肉。因為平常很少吃到，所以覺得那時候的肉特別好吃。通常雞或鴨的兩隻腿都是我一個人獨吞。有一次，我拿著二支雞腿很開心地到處跳。剛好我二哥從外面回來，他說他也要一支雞腿。我說：「不要！這是爸爸給我的！」結果我就跑給他追，我當然跑不贏他，然後一支雞腿就被他給吃了。我跑去跟我爸告狀。我爸爸很生氣，把二哥抓來修理，還用那個布袋裝起來，然後掛在那個屋樑上面用力抽打。之後我二哥到現在都很疼我。

初中畢業後，原本打算要去學手藝，學洋裁，像我媽媽一樣，因為我小時後都在縫紉機底下鑽來鑽去，坦白說，我還真喜歡那個味道。不過那時候我初中導師說，我在班上成績很好，叫我一定要讀高中，可是家庭經濟不許可，在那個年代，對要唸書的窮人家的孩子最好的出路就是讀師範學校，既然這樣，我就去考師範、考師專，可是都沒有考取。我們導師偷偷幫我報名高中、繳報名費。可是考上以後，爸爸還是不讓我念，他的理由是：「爸爸沒有工作耶，你離開鄉下到城市去唸書，每個月的伙食費、房租費，爸爸哪有？連註冊的錢都沒有！」或許是上天的憐憫，在初中時我有兩個要好的同學，他們後來都考上花蓮師專。聽說我沒考上師專，就常常來我家陪我，然後蹲在門口跟我爸爸聊天，蹲累了就拿矮凳子坐著，一直跟我爸爸遊說，他們就說：「歐吉桑阿，你要乎阿桃去讀高中阿，伊一定會考上大學的啦！」（台語），「阿內啦。阿可是，某錢呢。阿一個月嘿要呷飯的錢，要租房子的錢，攞某阿，賣阿那…」（台語）

就這樣三番兩次來我家，我爸爸就會說：「是阿，我也很想讓阿桃去念阿，哇，那實在喔，一個頭兩個大呢！」隔沒有多久，我記得那個時候是七月中旬，那時候有鳳梨工廠，到鄉下去招募童工。我二話不說，就整理整理包包、牙刷、拖鞋及一些換洗的衣物，然後我同學騎著腳踏車載我到鄉公所前面的廣場，因為遊覽車都會停在那邊。剛好那時候我姊姊回來，我就跟姊姊打一聲招呼，說：「我要去鳳梨工廠去打工！」工資是一天二十塊，禮拜一到禮拜六，禮拜天如果要加班，就再多二十塊，這樣就四十塊，所以我都沒有休息，一直加班，做了大概五個禮拜，賺了六百塊左右。然後就去高中註冊，註冊費那時候要兩百多塊。因為我表姐把她的皮鞋、黑裙子、黑外套都給我了，所以制服費就可以省下來，只要做船型帽和一套軍服即可。就這樣去讀高中了。不過高一那一年，我還一邊讀高一，一邊複習初中的課業，準備再重考師範，或是師專。可是那一年也沒考上，只差幾分而已。後來我想讀高中算了，所以高中時我一心一意準備考師大跟高師大。努力三年，終於考上了。所以我們選擇這個工作，其實在當時也不是真的要教書。只是因為想念書，而窮人家的孩子就只能唸這兩種學校，不僅國立又公費。另一方面那時候大家普遍的觀念也認為女孩子去教書也不錯。而且在那個時空環境下，還有一個觀念就是說：如果能考上這兩所學校，就是很優秀的人。因此成績好的學生都會往那邊去鑽。

要去唸大學的時候，我一個住新竹的伯父，他很關心我，因為我們家族裡面我是第一個女孩子讀大學，那時他講了一句話：「阿桃阿，男朋友都可以交，就唯獨外省人的孩子不要交！」我很納悶，所以私底下我就問我爸爸：那個伯父是什麼意思，他說：「哎阿，妳

不要聽他的啦，還不是一樣都是中國人，只要那個男生像爸爸一樣那麼疼你就好了。」當時我覺得我爸爸真的很有智慧。

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交了一個數學系的男朋友。不過在畢業的第一年，就吹了。因為他腳踏兩條船！那時候不叫劈腿，叫腳踏兩條船。我當機立斷把那段感情結束，感覺很討厭。其實講難聽一點，我們英文系的女孩子很多人要，..特別是唸理工科的男生特別喜歡我們英文系的女生。那時我就幫他家教，他住在那個學生家裡。他教數學我教英文，但家教費全都歸他！因為我另外還有家教，那一個份我就沒有收。真的很可惡喔！事後我想起來，那是被人利用了。可是也不能這樣講，年輕的一顆心，能夠和一個人談的來的時候，那不是就這樣嗎？所以我們那時候交朋友絕對不會說分手的時候恨的牙癢癢的，很和平的分手。即使現在就算見了面，大家都還是好朋友。

到了大四的時候，拿到了四張聘書：三所國中、一所高中，有些學校的教務主任，還親自到學校來聘請。那個年代真的是不一樣。為了因應九年國教，需要大量的師資。所以那幾年，都有保送生。在保送之前都要經過考試。參加考試的前提是高中三學年的總成績必須要平均八十五分以上，才可以考。如果沒有考上，還可以參加大學聯考。我看我們那一批師範體系的都是。因為我們是保送生，所以那個時候有個規定就是說大學畢業後只能先在國中服務。要服務滿四年，才可以到高中，所以不能夠直接到高中。後來我選擇甲國中，因為那時候的校長是我初中的地理老師。

那時候還有一段小插曲，我們年輕老師，然後我又念外文，就會常常跟一些外國宣教士，在一起 practice speaking English。結

果調查局來訪談。我當時快嚇死了，訪談到後來原來他要吸收我做他們調查局的線民。我說我不要，我不感興趣。後來還是校長跟他保證，說我沒有問題。這件事才落幕。我現在回想起來，原來那個年代，大概民國六十二年的時候，還在戒嚴的時代。現在這樣回過頭來看，這當中真的是有貴人相助。而且那時候，國中的孩子，非常單純。到現在有少數幾個學生我都還有聯絡。

畢業的第一年由於常常都在教會，所以生活過得很充實。也不知為什麼？我那時候有一個原則就是絕對不嫁老師，我是覺得兩個人作同樣的工作，談同樣的話題，很多事情重疊，這樣一點意思都沒有。所以很自然地我對老師就會自然排除。

在教會受洗完沒多久就認識了王哥哥（就是我的先生，我都叫他王哥哥）。那時候，王哥哥在長老會聚會，我在浸信會聚會。正好長老會有畢業生團契，都是一些社會單身的年輕人，團契是由基督教醫院的一個游醫師在帶領。我記得那次聚會的主題是「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內容大概是說一個家庭，是三角關係。什麼是三角關係？就是夫跟妻一條線，夫跟上帝一條線，妻跟上帝也是一條線嘛，這三條線如果穩固，等邊三角形，那孩子在這個三角形裡面，這個家庭裡面，他的成長，才會穩定。不要有一個破口。所謂有一個破口就是說，妻子有信上帝，雖然夫妻感情很好，但是如果夫沒有信上帝，那一條線就不完整。或者是說，這個妻子很愛主！或者兄弟很愛主。一天到晚都在教會服侍，然後把妻子跟兒女放在家裡。也不會去體貼軟弱的妻子，那也不行。說來奇妙，聚會結束之後，我的摩托車騎到路燈底下，剛好我的摩托車拋錨，此時王哥哥正好騎著單車過來，他一看，咦？這不是剛剛哪個姐妹嗎？什麼老師嗎？

然後就停下車幫我修理，原來是火星塞弄溼了，所以他幫我清一清再發動，就可以了。後來他騎著腳踏車，我慢慢騎著摩托車，邊走邊聊天。差不多到了長老教會那邊，我們要分手了，王哥哥趕快跟我要我的電話號碼；他也把電話號碼留給我。沒有想到以後接連的二、三個禮拜，每天中午固定某個時段，王哥哥都會打電話到我住的地方。

然後好幾次！同時都有好多男生同時來到我住的地方，我就請他們喝茶和啃瓜子。那時我很不好意思，還好房東太太都幫我招呼。那個房東太太也是國小老師，漸漸地人就慢慢少了，後來就剩下王哥哥照樣的來找我！我說好！就是你了，我嫁給你。所以基本上我就是順著聖靈的帶領。

坦白講在財務方面，我有很大的弱點。我發現我們家的人都是這樣。我們這一塊真的是空白，也就是說沒有做生意人的那一種頭腦。或許是小時候在鄉下太單純了，所以嫁給王哥哥，我覺得真的是上帝暗中的扶持。

我是神經比較大條的人，而王哥哥就非常細心，我們兩個個性正好互補！我覺得結婚真的很好，這也是上帝給我們學習的功課之一，也就是如何建構一個完整的家，由於我們都是基督徒，當有衝突發生時，我們會回到基本面，上帝面前。而且謹守聖經的教導，絕不含怒到日落，聖經不是也告訴我們，作妻子的應當順服先生，而先生應當疼惜妻子嗎？這些教導在婚姻中都相當適用。另一方面，我的個性比較開朗又迷糊，所以王哥哥常常笑我傻傻的，他對我好像在照顧妹妹一樣，總是在一旁默默守護著我。尤其現在兩個孩子都在台北唸書，王哥哥又在外縣市工作，我們一個星期才見一

次面，好像回到年輕時一樣，小別勝新婚。

後來調到東海高中。同年十月我就結婚，沒多久又懷孕了，所以就一直都沒有當導師。一直到二寶出生、念小學的時候，我才當導師。那時候大寶已經讀小學六年級，所以這中間差不多有十二年的時間，我都沒有當導師。而且我們那個時候的英文課都在早上，所以孩子早上不是在爺爺、奶奶家，就是在學校，下午回家，我可以陪著他們。

我們英文科很累，也會有很多的衝突及誘惑。像晚上的補習，是一個累積財富很好的管道。但是我能這樣子做嗎？我那時候還是要以家庭為重。我自己的爸爸媽媽已經不在了，公婆也不可能幫你這個忙。而且我晚上、下午都把孩子帶回來自己照顧，王哥哥的工作又很忙，哪還有時間補習？另外我不願意把自己的孩子，假手讓別人帶，或是把他交給電視機。除非是家教，家長千拜託萬拜託，學生實在有這個需要，我才會去接受。當然我會先跟王哥哥商量，他說OK的話，我才做。後來慢慢孩子稍微大一點的時候，我通常都是維持一個晚上一個班，跟著孩子的成長！小孩子還在念小學的時候，我就是開兒童英文班，沒有教高中。然後等到孩子進入到國中了。如果有高中生的孩子來找，OK，我就上。通常我有兩個原則就是自己任教班級的學生不收，第二個原則是要上的話頂多就上一個晚上。那麼多年來，我一直都是維持這樣子。我並不會為了要補習賺錢，然後把孩子丟給老公或外勞。所以我看到我們現在年輕的老師，小孩子還那麼小，補習班還是開那麼多，每天晚上都這樣。我很難理解。在七，八年前，我記得有一個學生，一直到高二下。我看他的情況真的是不行，所以我就收了。後來這個學生還考上政治

大學法律系呢！曾經有家長打電話來罵我。他說：「桃子老師，妳怎麼把妳自己的學生往外推？」我說：「沒有阿，我哪裡有往外推？」

「學生晚上另外要找你補習，那你為什麼不收？」我說：「他們都夠聰明的啦。白天這樣上就夠了。你晚上到我這邊來上我也這樣上阿。我也是上同樣的課外讀物，所以不要再浪費這個錢！」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年輕老師很辛苦。如果自己能先經歷過自己孩子的成長階段、為人父母，然後再來教這一群孩子的時候，或許會比較圓融。而且我們當老師的，自己也要隨時調整，否則很難在教育界生存下去。現在學生常常會考驗我們，遇到問題時，就不能夠用我們那種率性、脾氣，或是我們原來的、原本的個性面對，就只有回歸到聖經了！上帝的教導、聖經的真理，也就是說我們雖然不認同學生的行為，但是他的生命是上帝所創造的，我們還是要愛！他的行為是不正確，也許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行為養成是長時間累積而成的。一時要他改，在我們課堂上不可能馬上立竿見影。但是他的生命，我們仍然要尊重、還是要愛。因為他是上帝的塑造之物。

不過現在的學生和以前的學生還是差太多了！以前剛進東海高中，大概是七〇年代，學校分A段班和B段班。我那時候也會教B段班，那個時候B段班的學生，雖然他們功課不是很好，但是他們上課很認真。但有時候某些老師還是會用言語刺激他們。我就一直跟他們講說：「沒有關係，有問題你盡量問。第一年考不上，明年你可以再重考。」所以我記得我曾聽一個後段班後來考上政大廣電系的學生說：他們班那麼多課任老師！就是英文課桃子老師最有人性，會鼓勵他們。其他科老師都不把他們當一回事。他說他讀東海

高中三年，都不知道讀高中要幹嘛？他說他去當兵的時候，他才醒悟要去考大學。那時候他想到我，發覺我對他的影響很大。他高中三年其他科都讀不來，就是英文會讀。英文在學校都會及格！後來當完兵，他就考上政大廣電系。那時候他英文才考六十五分。可是他們班上一大堆同學都是明星高中畢業，英文都考八十五，九十分！比較之下他的英文顯的很弱！所以他大一、大二的暑假、寒假都會回來東海高中找我。雖然結婚的時候，他沒有跟我講，但結完婚後！他就帶著太太來找我。

另外○○○的那個兒子，他現在在師大讀博士班，有在大學部教大一、大二的英文作文。他說他在教這個英文作文的時候，就會想到我：「桃子老師那時候真的是很辛苦！很盡責！這麼任勞任怨的教」，所以他也不能隨便發脾氣。

如果說在教書的生涯裡，我有什麼難忘的事？應該是幾年前的那一件事。現在算一算那群學生應該已經快 30 歲了。那一年，他們高三，原本應該全力衝刺大學聯考，但是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我哪裡做錯了？其實我一直知道班上有一些孩子不太喜歡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自認教學認真，關心學生，但那群孩子就是不喜歡我。有時那些孩子還會直接在週記上罵我。而且只要孩子回去說了些什麼，家長就會打電話給我，感覺像在「興師問罪」，其實我也是有脾氣的，為了促進雙方和諧、做好親師溝通，我按捺住脾氣和他們好好講，那種感覺叫「活受罪」。當老師那麼久，第一次覺得不太有尊嚴。

有一次，是學生打電話通知我，說有一群家長在 XX 餐廳聚會，他的父母也被邀請，好像要談論有關導師的問題，有家長建議把我

換掉，以免影響孩子考試的心情。我一聽很生氣，為什麼那些家長不會反省是不是他們小孩的問題，只是一味把責任推到我身上。而且高中導師真的有那麼重要嗎？重要的還是學生自己本身要努力。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校長，向他報告這件事，還好他很支持我，而且他也承諾絕不換導師，他要我安心，家長不用理他們，有事他會負責。

經過這件事，有一陣子我看到那些學生就一肚子氣。後來有一天靈修，看到聖經上不是告訴我們不可含怒到日落嗎？而且如果我們不饒恕他人，上帝也不會饒恕我們的罪！那一刻，我真的被釋放了，我不再怨恨，雖然我還是不太清楚那樣的事情，上帝要讓我學習怎樣的功課，不過我還是願意順服！

經過那件事，我忽然好累，所以那群學生畢業後，我就不再當導師了，大概有 2 年的時間吧！我才又「重出江湖」帶班。

後來我又對一個學生發過很大脾氣。那個學生高二的時候就跟我很好。因為他英文二次考過一百。不過到高三的時候，他上課都不專心，在底下做別的事。結果被我罵了：你不能因為英文好，你就可以這樣？你知道嗎？還有一大堆同學英文不是那麼好，老師還是照樣要教！就是因為罵他，他很不爽！當然你對他會凶，有一個前提，就是因為夠熟。所以後來我有一種感覺就是說我們跟學生建立的那一種信賴感，會往往因學生的某些情緒而抹殺掉。

記得有一次代秋菊老師數理資優班三堂課。在上課之前，我有跟秋菊老師做一個溝通，看她進度上到哪裡？需要做些什麼？所以第一堂課，一進門，我先用英文開場白，「老師，妳的中文名字呢？」我趕快寫在黑板上，然後我很客套地講：我今天是來暫代秋菊老師

的課，我必須要忠於所託。所以今天按照進度來講，要給你們一個 test, yeah, I want to give you a test today, 然後全班學生就「唉唷...老師不要啦！」我想說：是啊，第一次來跟你們碰面就要跟你們考試，實在是很殘忍，那也不是我的風格，可是怎麼辦呢？我只是受人之託嘛！「不然這樣好啦，老師來帶你們唸一遍，好不好？在唸的當中，你們透過發音、透過發聲，然後來 spell。我們來做這樣的一個遊戲。自己對自己的一種自我測試跟遊戲這樣。」忽然這個時候有一個學生（A 同學），拍桌子說：「夭壽喔！」我明明聽到這句話，但是我不太有把握，我就趕快走下講台，請他再說一遍。他說，那也沒什麼阿！所以我就用英文講：「Oh, you cannot speak three letters word.」然後另一邊的學生就幫我翻譯說，不可以說三字經！然後那個學生又在碎碎唸。我說：「好，沒什麼喔，你說的喔！既然你說沒什麼，那好！這是第一次初犯，老師可以原諒你。下一次如果再被我聽到類似這樣子講髒話，老師就要嚴肅的來處理。」第一節課就這樣結束了。到了第二天上課前，我急著把考卷、測驗本改一改，以便發給學生。改到其中一本，看到作業底下有一行中文字：老師，請不要太白目。最初我並沒有看到那行字，因為筆記簿很多，所以只注意看那 10 句英文句子。最後一句話就是 get down，意思是說使什麼人難過、沮喪。他造了一句英文：Bad teacher often get his students down. 哇，我說 good sentence。我還跟他讚美，beautiful sentence！然後我再回過頭來看，咦，才看到那一行中文：「老師，請不要太白目。」我很納悶。翻到作業簿封面看這學生（B 同學）是誰？正好是我認識的。剛好這個時候他們班長跑來跟我講，他要跟我借五分鐘，跟同學宣布一些事。我說：「好！沒

問題。但可不可以請班長先去幫我叫 B 同學來？」我想在辦公室不好講，因此我就走出去，那個 B 同學就在那個走道上。「你知不知道老師叫你來的原因？」他說：「知道啊！」「那我不懂，為什麼你會這樣子寫？你主要是要表達什麼？你可以告訴我嗎？」他就說：「老師，妳就不要管那個 A 同學嘛，那種人生長在那樣一個家庭，妳幹嘛一直要理他」，「喔，原來是這個意思。OK，我了解。」「不過我今天要跟你澄清兩件事。第一件事，你這樣的表達用詞非常粗魯，很不雅。那只是凸顯你的家庭、成長背景。從你的表達方式，老師大概隱隱約約可以看到你背後成長的那個影子，那一棵樹。我想你可能也不願意這樣吧！第二個我要告訴你就是說，因為剛剛你講的，你說老師，妳就不要理他嘛！那我要跟你講就是說，五十分鐘是老師的課，my job，是我的工作！這五十分鐘課堂的秩序、課堂上的問題，老師都有責任。我不論你們每一個同學家庭背景怎麼樣，我只看當下他的行為有偏差，我就必須要糾正！因為我要盡我的責任。我是個基督徒，我是信上帝的，除非我沒有聽到，那我沒話講，我可以不處理。但我聽到了！如果我不處理，我會對不起我的上帝。」後來我再加一句：「咦？我聽說你好像前不久剛受洗成為基督徒，是不是？」他就點點頭。我說：「謝謝你。好，我們回去上課了。」去上課的時候，我發現到那個 A 同學，昨天講「夭壽」的那個 A 同學，整堂課乖乖的在上課。所以現代老師並不是說要迎合學生，我們認為不對的，我們還是要講。

我教書第六年暑假才去師大英文研究所進修，那時我老大才剛滿週歲。第一年去的時候真是痛苦！因為要「拋夫棄子」。那時候在餐桌上，我跟王哥哥講我要去台北兩個月念 40 學分班，然後我就看

到王哥哥掉眼淚，他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掉眼淚？」我當然知道，因為他捨不得我去那麼遠，另外孩子又還那麼小，可是怎麼辦呢？有七、八個大學同學一直邀我去！而且他們也幫我註冊好了。我只好狠下心就去念了。後來王哥哥的大嫂還寫了一封長長的信來罵我！而且那個信用三張不同的信紙，她就罵我，「妳怎麼那麼忍心？每當午夜的時候，大寶灑尿，要喝奶的時候，那種哭妳有沒有聽到？」因為小孩都在我婆婆家，都是我小姑她們在帶。「妳為了妳自己個人的利益，讀什麼研究所？讀出來又怎麼樣？還不是領一樣的薪水！」那時候看了以後，我馬上就把它撕掉了。真的很難過，我一直哭，

唸完一個暑假以後，第二年不想去了，同學說：「來啦，已經又幫妳註冊了。」不過後來還是去了。到了第三年，不用考慮了，就一定要去了。

進修的第四年暑假，我一直想要離開這裡。想轉換一個跑道，不是不教書，只是要換個學校。那時候我想要去景美女中，所以我就毛遂自薦。有一天我自己寫了一份履歷表，直接跑去景美女中找校長。我進了校門口以後，就問警衛：「我要找梁校長。」「妳跟梁校長有電話預約嗎？」「沒有，很抱歉！我現在在師大進修，我剛好今天沒有課，所以我要來拜見一下梁校長。我久仰梁校長的大名和他的辦學績效。」「好，那妳跟我走，妳是從哪裡知道梁校長的為人？」「報紙上啊！知道他來景美女中後辦學的一些狀況。我是從台東來的，我就想有一天有機會我要到景美女中去教。」就這樣一邊走一邊講，然後後面跟著一個人，我不知道是誰？一直走到校長室門口，警衛又問：「妳是怎麼來的？」「我是搭計程車來的。因為我

想我整好有兩節空堂，就跳上計程車就來了。一路上我還默禱著說，希望這個計程車司機是誠實的，不要把我帶到偏遠的山區去。」我聽到後面的人一直在笑。然後進到校長室，「妳稍等一下，後面那一位就是校長。」「原來您是梁校長，在這樣的狀況下見面，實在失禮。」

「沒有關係！請坐、請坐。」我就在校長室和梁校長聊了很久。大概有四十分鐘。「妳如果來我們學校，第一個，我要讓妳帶高三年的班，妳可以嗎？」「當然可以！」，「當導師，可以嗎？」「試試看。」然後我就回去學校了。回去以後，我把這個事講給室友聽。其中有一個室友是泰山高中的英文老師，她聽我這樣講，「妳一定會錄取的！」

「天曉得。搞不好人家只是禮貌上這樣講。」「我以前去的時候，都還沒有進去校園，就被趕出來了，連跟校長講話的機會都沒有。妳還跟校長講了快要一個小時！」「是嗎？我不曉得，結果就交給我的上帝。」後來我就不想管了。那一年很辛苦，為了找資料找到胃痛。然後接下來，一個禮拜以後我發現自己懷孕了。「這下不行，如果是那個校長真的錄用我怎麼辦？穩死了！」我想。那時候就有一點慌。因為一個人來到台北，人生地不熟，又有二個孩子，誰幫我帶？我很愛孩子和家人。所以那時候我趕快寫一封信給梁校長，除了跟他謝謝外，並把我的顧慮講出來。那時我要去北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脫離王哥哥他們那個家。

我教書至本學期已 33 年，一路這樣子走過來，發現台灣社會變遷很大，尤其在 76 年解嚴以後，老師們的那種變遷很大。可是我接觸比較深的是在這幾年，我發現到自己很不安。我比較 care 的是五專案。因為我的生涯規劃是教到五十五歲，就準備要來退。而五十五歲，對我們來講還算滿年輕的。這次要退的主要原因是很不願

意再聽到那樣的一種「動盪不安」。因為那個人事，一天到晚提醒我們這些資深教師，要退的就趕快登記、趕快申請。心裡面有一種很不受尊重的那種感覺。



第二節 梅子老師

我們一家五口，我排行老么，上面有兩個哥哥。媽媽不識字，爸爸在我4歲時因喝醉酒，跌入水溝溺斃。所以我連老爸長怎樣都搞不清楚。而大哥在15歲時也莫名其妙跌入水溝溺斃，這兩件事情在我媽心中造成很大的創傷，所以小時候她都不讓我玩水，只要學校有游泳課，她就很反對，不得不游泳時，她給我的游泳衣都是紅的。因此我那時候對游泳也有恐懼。

我聽我媽說，其實在爸爸意外過世前，她都沒有出去工作過，因為爸爸比較愛面子，他認為女人就該好好待在家裡，賺錢的事交給男人就好了。爸爸走了後，奶奶把我們全部掃地出門，因為她認為是我們把爸爸剋死的，後來不得已只好去投靠二姨媽。寄人籬下的生活讓我們吃足苦頭。我們一家四口睡的地方就在通道旁的那個房間，大概只有2個榻榻米大。我那時候只有五歲，但是家裡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因為寄人籬下，媽媽又沒接受過什麼教育，因此她教育小孩的方式就是「打」。例如家裡錢不見了，她不青紅皂白，一定先打了我們再說。所以就養成我大哥、二哥那種叛逆的個性。尤其我二哥，叛逆到最高點，他那時候在沒有補習的情況下，還能考上建中，不過唸不到一學期，他就跑掉了，說要自己打天下。而大哥那時候國小一畢業就到工廠當學徒。

在所有家事裡，我最討厭養那個雞，雞是二姨媽養的，但每次都要我去餵飼料。當時雞是關在籠子裡面，飼料是在外面，每次手一身進去的話喔，看到雞的嘴巴，嚇都嚇死了。所以現在叫我養雞我都不要養。另外那時候媽媽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可是到禮拜天她休假時，二姨媽就把家裡的被單、枕頭套什麼的都通通丟出來，我媽媽就開始洗，我們那時候看了很心疼，就幫她洗，但二姨媽他

們家的人都不用洗。最主要是我媽媽認為人家幫我們照顧孩子，我們幫人家做點事是應該的。所以逢年過節的話，我媽媽還特地買最好的衣服給二姨媽的小孩，我們反而都沒有。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我事情會做那麼多、那麼好，大概都是從小訓練的。

至於我要唸書，她倒沒什麼意見，我想讀她就讓我讀。後來我考上了中山女中，是家族裡頭第一個唸公立高中的女孩子，其他的孩子都是只是私立學校。而且只念到高中而已，就只有我唸到公立高中，也考上大學。所以那個時候我考上大學算是很風光的。我那個二姨媽也很高興。真的很奇怪，我們家的小孩都沒有補習，隨隨便便讀，就是很順暢。

大學畢業後，學姊問我願不願到東部教書，為此我媽還帶我去算命，結果算命師說我要到東部發展才会有前途，因此我毅然決然來到東部，沒想到當時學校校長不想要女老師，為了證明自己並不比男老師差，在陽光國中的第一年，我的學生就奪得全國科學展覽國中組第一名。

那時候陽光國中，有一個宋老師，他種了一大片花。有鴨指草、兔絲花，一大片好漂亮。鴨指草剛好是做花粉管最好的材料。剛好教科書有個花粉管的實驗，那時我也正好看到一個文獻，是我大學學妹就讀的研究所所發表的，我就請學妹幫我找他們植物研究所裡面過去研究的結果。根據他們的研究過程，我只是改良一下。很簡單，主要的重點就是看什麼時候取花粉粒的時段最好。哪一個濃度對花粉的萌芽率最好？就這兩個論點而已。結果這個作品就過五關斬五將，在全國科學展覽，抱個大冠軍。另一位老師的作品也得到佳作。我們那一年很風光。國中組的團體第一名。獎金就有兩萬塊，

我那時候薪水才七千多塊而已。就是因為這樣子，所以那時候其他國中校長都叫當時的校長是福將，因為別人不要的東西，硬推給他，居然還可以得第一名。

那時候因為科學展覽第一名，按照積分排，進修可以很優先。在陽光國中教書第一年我就結婚，同一年暑假我就去唸 40 學分班了，沒想到在進修的第三年暑假竟然懷孕了，而且剛好肚子長子宮肌瘤，子宮肌瘤跟著寶寶一起成長。那時候暑期班教授就說，我們要去野外參觀。我想說懷孕才三、四個月，走路應該沒什麼關係，但回來後，當天半夜就開始肚子痛，好像收縮一樣。因為是第一胎所以很多事情都搞不清楚，那種收縮，好像是人家快生產的樣子。我一直撐到五點就趕快打電話給我的大學同學。她比我更早結婚。她趕快打電話給她先生，叫他帶我去醫院。醫生檢查後說這好像是子宮收縮，快流產了。那時候子宮特別的大，很像是雙胞胎。醫生以為是雙胞胎。結果X光一照，不是，是子宮肌瘤。他說可能要開刀。我看情況不對就趕快回北部，因為我媽那時候和我二哥住在一起。我媽帶我去給一個老醫生看。結果老醫生說：「不要開，讓孩子長大，孩子可以養了，再開刀拿出來。孩子還可以放到保溫箱養。暫時先讓她安胎，躺在醫院。」所以那時候大概請了一個禮拜的病假回去休息。休息好了之後，就回去讀書。所以那一年，研三那一年就這樣勉強混過去了！到隔年第四年孩子就在家裡，由我媽來幫我帶。我就去讀書。

後來我一直覺得進修的時候，越年輕進修，耽誤到家庭越少。有家庭以後，要再讀就很累，兩頭燒變成三頭燒。像我現在在學校教書就一頭燒了，那在家就兩頭，還要再讀書就三頭。所以說假如

家裡的人不支持的話，就滿難那麼做，而且會覺得自己很窩囊。

自從我生小孩後，我媽就一直和我住在一起，不僅帶兩個外孫，且包辦所有的家事，讓我們夫妻倆無後顧之憂，回來就只有吃飯、帶孩子而已，只要負責努力去賺錢，剩下的時間還能夠發展自己的興趣。不過老媽畢竟是傳統的婦女，從早年「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到後來外孫大了，她有一個觀念認為和女兒住是很丟臉的事，要跟兒子住。所以她一直想搬回北部和我二哥住，至此我終於體認到我是離不開她的，所以我想盡各種辦法要把她留下來，因為我堅信媽媽唯有留在我身邊，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而且重點是我媽是我後面最大的支柱，沒有她，就沒有現在的我。

遇到恐龍（我對先生的暱稱），我真的很幸運。婆婆在我們結婚前就過世了，雖然是我嫁給他，但是他卻毫無怨言的跟我來到東部。我捨不得媽媽離開我，我把她留在身邊和我們一起住，他也沒有意見。而且他對我媽超孝順，回家一定先問候我媽，發薪水時還會偷偷塞錢給她，還叫她不要跟我說，錢留著就好；每年寒暑假的旅遊，都是他計畫！如果他不方便請假，那我和我媽就自己帶小孩去玩。我脾氣來的快去的也快，當我非常不爽時，他就讓我發洩，發洩完後還笑嘻嘻問我會不會口渴？常常讓我啼笑皆非。

在學校方面，現在的林校長真的對我很支持。我要開個展，校長都給我公假。連我要去監獄上課，他也給我公假。他說只要從教育局行文下來，我就給你公假。因為他，所以我在這一方面才能夠很順利。但以前的校長就比較沒有這樣，請假都會說話；以前的校長，一整年都看不到一次，更別提作業抽查了。在學校一整天要做什麼都不知道。可是現在，林校長一定會先開一個行政會報，他們

行政人員開完之後，隔天再開我們導師的，然後把行政會報的結果告訴導師，那我們就知道導師要做什麼。另外以前都不升旗的，他現在都固定升旗，順便向全校師生宣布今天要做什麼？有條理多了。

我教書已經 20 多年，從以前的「菜鳥」到現在的「老油條」，感觸很深。第一年教書時，一整天不知道在忙什麼，像無頭蒼蠅一樣。早上一去就忙，什麼東西都不能做。整個心思都是在教學、管理學生上面。晚上一回來就睡覺，很累。而且那時候假如看到學生抽煙，搜書包搜到煙，還會氣的發抖。但現在反而覺得也沒什麼。年紀大了，就不太一樣。那時候管學生也管的特別嚴，棍子都打斷了好幾根，但現在棍子都沒有在動了；以前我好勝心比較重，所以我的學生每次整潔秩序都會得第一，教室佈置也得第一，那個獎牌然後就會一整個禮拜都掛在教室門口。幾乎每次都是這樣。所以我的學生每一次我都會記嘉獎。但是現在的話，有得沒得都無所謂，大家快樂就好了；以前的學生考不好，書沒有背，只要科任老師拿考試卷來考不好會幫忙修理，但現在不會了。現在有一個方式就是跟學生磨時間，所有違規的孩子，就坐在那邊自己看自己的書。當然這樣子實行，也有家長不高興，「我孩子又不是讀書的料，妳為什麼要罰他？而且還留那麼晚。我家住在很遠，妳不要留。」然後跑到校長那邊去罵三字經，校長也不理他。以前是只要有老師告訴我，我就會修理學生，現在是我眼見為憑，老師告訴我的都不算。甚至於說，班長登記的也不算。記得教書第二年，抽查到學生抽煙，書包裡面有煙，我氣的火冒三丈。那個學生平常都悶聲不響的，一臉橫肉那個樣子。搜到他的書包裡面有香菸，我要打他，他就不讓我打。他們家都是流氓世家，我還是照樣修理。沒想到最後他竟然

用刀子要殺我，結果就讓生教組長去處理。那個學生，最後好像聽說，被判刑、被關，最後也死了，被車撞死。這麼多年來，我現在個性還是一樣，我最討厭學生嬌，或對老師態度不禮貌。這樣我就會發脾氣。坦白說，現在的學生很難帶，很自以為是，家長又很寵，打不得、罵不得就不好教了。所以現在心態上，就有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是一個神經很大條的人，再加上很熱心，所以在學校，人際關係還不錯，或許是外務較多，或許是老同事多半已退休，也或許是世代的差異，這一年，學校在某些方面令我不是很舒服，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但我心裡面還是有些疙瘩。

可能去年我展覽的時間比較多，展覽比較多的話就會顧此失彼，我自己也在檢討。因此這學期，有什麼事，都是當天去當天回來，沒有請到什麼假。然後我就這樣上課下課，每天都是教室、我的位置。我如果沒有事情，我都是窩在我那個角落，不是備課，不然就是自己天馬行空，在我的工藝世界裡面。我不再跟人家交往，因為老同事也沒有了，年輕人也不鳥我，我就躲在我自己的世界裡面。

然後有一天忙完所有事情，沒有事就坐在我的位子休息。忽然看到我以前的學生、現在的老師（小花）急匆匆地跑來，「老師，校長誤會我」，我問她發生什麼事情，她就說，因為她教A科跟B科，兩堂都是她的課，所以她花兩堂課發兩份考試卷。但校長認為她在混時間，一份考卷混兩堂課，所以要她去補課。我就問她，妳有沒有遲到，她說沒有，那教學組長（D君）怎麼說，他說：「校長叫妳補課，妳就去補，校長講話妳就聽。」我說：「妳沒有錯！妳發兩份

考試卷沒有錯！，第二節課還是妳的啊！」然後我就去跟D講。那時候小花不在旁邊，「D，為什麼小花她要補課？」「校長叫她補課，她就補課。」「她沒有遲到，為什麼要補課？你是不是擺明欺負我們這一科，也看不起我們？」「哪有什麼看不起？妳搞不清楚狀況，妳跟人家出什麼氣、稱什麼頭？」所以我開學的時候跟他衝過一次，這次又跟他衝一次。然後我晚上再問小花，，我說：「妳明天早自習早一點到，我們去跟他理論。妳要敢理論，因為妳還是新老師，妳不可以給他看扁，如果妳不敢，我幫妳出頭。反正我就壞人壞到底了。我剛好有一口氣也要出，來陽光國中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跟人家吵架過，這一次我真的槓上他了。妳沒有錯，妳不需要去補課。如果要補課沒關係，是我們多上，不是我們錯。」，然後隔天一大早我們就去學校找D理論，「她沒有錯，她為什麼要補課？」「小花又沒有什麼不高興。她又沒有說什麼。妳幹嘛強出頭？」「今天發生這個事情，是上個禮拜四的事情，過了一個禮拜，她才跟我講。如果她不難過，她絕對不會說。她是尊重我是她老師，她才跟我講這件事情。代表她在意，代表她難過。我是他的老師，一個年輕女孩子她怎麼敢說什麼，她才教書第三年，她敢說話嗎？你都可以為你的朋友強出頭，你都可以為了朋友罵三字經，為什麼我不可以為我的學生出口氣。」D說我為什麼強出頭，我說，上次你為什麼替○○○罵我三字經。我就翻舊案。他認為那是他的朋友，我說他們的朋友是朋友，我們的朋友就不是朋友。另外假如說○○○啦，還是xxx的課有點遲到，忘記了，他就笑。如果是我們的話，就臭著一張臉。

有一次開校務會議，D指名道姓說像梅子老師這樣，課表東調西調好厲害。，可是我忍耐下來，當場沒有發飆，我一回來的時候，

看到 A 他們那一掛的（另一批年輕老師），我就跟他講 D 憑什麼開我玩笑。他是看不起我，他在調侃我啊。而且 D 那時候還在網路上寫我霸佔宿舍，自己買的房子租給別人。事實上住宿舍是因為體諒媽媽那麼辛苦，租金都給媽媽當私房錢，我都沒有收。而且媽媽年紀大了，新房子那邊很偏僻，沒什麼鄰居，她買菜也很不方便。那一天開完校務會議後，我車子都已經開出校門口了，然後越想越生氣，又再開回學校，之後跑到教務處去，開始嘩啦嘩地對 D 開罵，驚動了訓導處、教務處。那時候所有的人都已經走了，我是留給 D 餘地，也留給學校餘地，也留給我自己面子。。一直搞到七、八點。想想最好不要給我先生知道，知道了反而不好。就在那邊哭累才回家。

經歷這些事情，我發覺到就是不能夠忍，有什麼事情還是要說清楚。以前我都會一味地忍耐，一笑置之，但現在發覺心態不能夠這樣子，所以像小花那一件事情我就跟她講，不能夠忍，現在我幫妳出頭，妳就惦惦，因為妳還要在陽光國中當老師很久，兩、三年頂多我就退休啦。

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磨，還是要站在自己的立場上面，如果有什麼不行的事情還是要講，像以前我媽媽的教育就是不對的，忍啊忍，忍出很多憂鬱症的孩子。所以現在不能夠這樣子，有事情還是要講。

畢竟他們已經變成中生代，最近情況有比較好，至少 D 變得比較客氣。大概是因為心結吧，那個聚餐，以前有一陣子是 D 當召集人的時候，我都不參加的。尤其現在幾個年輕人，結婚又那麼多，所以現在都是紅包去人不去參加了。

另外，我覺得當老師的小孩很可憐，尤其在這小地方，教育界

這麼小，東牽西牽大家都認識，所以老師的小孩從小就在大家的關注下成長，壓力是很大的。尤其自己本身當老師，如果孩子在學校表現不好，面子真的掛不住，而且家長也不會信任你，所以從小我就告訴大寶和二寶要爭氣，如果不能超越別的老師的小孩，至少成績也不能太難看，還好他們兩個都很聽我的話。

第一次覺得大寶有問題是在他國中的時候，那時他回家都不太講班上的事，我覺得很奇怪，還去問他的導師，他的導師都說沒問題，後來班上寒假要到日本參訪，他說他不想去，我很納悶，好說歹說他才勉強去。結果回來的時候，我一看他旅遊的照片，好奇怪怎麼都沒有同學的合照，後來私下找他同學來問，才知道他被排擠，因為他太愛發問，對於比賽又熱衷參與，同學都覺得他很愛現，所以從國一大家都不太理他，等我發現時都已經是國二的事了，真不知以他那年紀是如何熬過來？想必很痛苦吧！原本我想把他轉班，但大寶說轉去哪一班還不是一樣會遇到以前的同學，所以不要轉了，就讓它這樣，他不在乎。

大寶真的很乖，也很用功。他是第一名考進東海高中，我也相信以他資質考上醫學院應該沒問題，只是事情還是發生了。不知道為什麼高中課業讓他很挫折？或許是因為大寶國中三年的成績平均都在95分以上，上了高中後，他求好心切，但學業平均就是達不到國中的水準，我知道他很焦急，叫他放輕鬆，可是他就是沒辦法。有一天大寶出現了幻聽，他覺得有人一直在跟他說話，接著好像『被害妄想症』，他懷疑大家都在背後說他壞話，因此他對每個人充滿敵意。書也不唸了，還逃學。事情傳回學校，我知道同事都在背後議論紛紛。當下我已不管面子了，我只要大寶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就

好。畢竟母子連心，我切實感覺他生病了。我知道他需要看精神科，需要接受治療，但恐龍不能接受大寶的情況，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要去看精神科！結婚這麼多年，我們第一次吵架，那時我的信念就是要救我的孩子，我不能讓他這樣一輩子，不然我會遺憾終生。

有了大寶這個前車之鑑，對於二寶，我選擇放手，不再過度干預他的課業。大寶最後還是考上醫學院，前一陣子我們母子談心的時候，大寶還說以後要當精神科醫生，原本我還跟他開玩笑，叫他唸整形外科，以後我老了，就可以專人拉皮，做個「老妖精」。後來二寶也私下偷偷跑去考資優班，成績還真不錯。

本來我有想過要教到六十五歲，要陳水扁召見、總統召見，進總統府。不過前陣子我真的很想退，尤其看到以前的老同事都退休了，而且每一個人氣色都變得好好。但現實考量，兩個孩子還在讀書，房貸也還沒有完全還完，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主要還是經濟壓力。我會看狀況，假如說月退要取消掉，我一定馬上退。因為我要月退。我每年都會定退休計畫。

如果讓我現在重新選擇，我還是會選擇當國中老師，我常常想我不教書，我可以幹什麼？雖然說教書教久了，會越教越笨，尤其國中程度。但是教書有教書的好處，我發覺到自己變得單純，比較不會去計較什麼，因為不計較，所以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貴人。雖然之前私底下，校長有要叫我去兼主任，兼補校主任，還要叫我去兼衛生組長，叫吳老師來講好幾次了。但我都說 NO，我要當個導師就好了。和學生在一起真的比較有趣啦。

我一直有一個信念就是老天爺給你什麼東西，這一輩子其實都算的好好的-你該吃多少苦，你該享多少樂，年輕的時候都把樂都享

光了，那老了就苦了。寧願就是年輕的時候苦一點，老了就可以安享。因為我這輩子，說真的小時候很坎坷、很累、很辛苦，但是一輩子這樣來看還算滿順蕩的。都一直往上坡走，而且也走的滿好，老天很眷顧我了。所以我覺得對這個社會一定得多回饋。



第三節 竹子老師

我生長於南部鄉下，家裡世代務農，父母親教育程度都不高，但對孩子的教育相當用心。小時候，老實說家境並不是很好，雖然物質生活很缺乏，但我們的精神生活卻很富足。因為一家人和和樂樂。閒暇時爸爸會帶著我們抓魚、抓青蛙、摸蜆仔（台語），晚上回家加菜。夏天晚上看螢火蟲，白天就去溪裡游泳，大體上我們的童年是相當愉快的。爸媽感情也不錯。尤其爸媽相處的模式相當好，對於爸爸的決定，媽媽不曾說不。從小她就教我女人絕對不要爬到男人頭上去，因為男人的自尊心是很強的，今天你讓他在外面有面子，回家後保證他會乖乖聽妳的。後來我想一想覺得我媽真是有智慧，男女之間的分際拿捏得相當好。所以我結婚後，我相當「尊重」我家先生，就如同我媽尊重我爸。

爸爸媽媽個性都很開朗，常常看到他們笑嘻嘻，和左鄰右舍感情都不錯。因為住在鄉下，所以印象中家裡的菜都是大家送過來、送過去。而爺爺脾氣就比較不好，但是我爸媽好像永遠有辦法把爺爺搞的服服貼貼，讓鄰居佩服的不得了。爸爸媽媽雖然都只有國小畢業，但我想那時當時環境造成的。從小他們就常常對我們數說他們心中的缺憾-不能受教育只能從事勞力工作，多少小學同學程度不及他們，但因家境不錯，所以一路步步高升。他們不要我們步他們的後塵，因此除了幫忙作家事外，我們三個小孩都很努力讀書。我們也知道要幫家裡翻身，唯一的路就是唸書，而要減輕家裡負擔，只有唸公立學校。記得那時每次只要我們拿獎狀回家，爸爸的嘴就笑的合不攏，然後很驕傲的把獎狀貼在牆上，我們家的壁紙就是獎狀。尤其客人來到我家，看到滿牆的獎狀，大大讚美時，我爸就會

搔著頭說：「歹竹出好筍。(台語)」，那一刻，我們都覺得他很虛偽。

我爸和我媽對於我要唸哪裡，沒有什麼意見。雖然他們嘴巴不說，但我心裡卻很明白，以家裡的情況再也沒有比師範院校更好了。尤其我媽一直跟我說，女人只要有一穩定的工作，婚姻還是女人最好的歸宿，有什麼比一個疼你的先生還更好？後來我如願考上師大，原因其實很簡單—公費且職業有保障，師大在當時是我唯一的選擇也是最好的選擇。記得大學聯考放榜那天，爸媽比我還緊張，一大早就在家等著郵差送信來。後來確定我考上師大，他們倆個還跑到祖先牌位前又是叩頭又是上香，嘴裡還念念有詞。隔壁鄰居也跑到我家放鞭炮，好像鄉長還在我家門口貼了一張大大的紅榜單，說什麼「鄉里之光」！那一天，家裡客人絡繹不絕，爸爸開心的不得了，好像考上大學的人是他。過了暑假，後來我要北上唸書，原本我想自己去，高中同學中也有人考上台北的學校，和他們一起去就好了。但爸媽堅持陪我去，因為女兒第一次離家那麼遠，事實上爸媽對台北也不熟，不過看過師大以後，他們很放心，陪我註冊完，他們就準備要回南部。我記得那時在師大校門口，我送他們上計程車去火車站，關車門前，我看到爸媽眼睛都紅了，等車子一開，媽還頻頻回頭，當時我站在車水馬龍的台北街頭，哭到不行。

基本上，我獨來獨往慣了，高中時期通車花去我不少時間，再加上唸書，我和同學之間的互動其實是很少的。所以上大學後對於社團，我既沒興趣也不會主動參與，而聯誼倒是有一次，寢室聯誼，那一次原本我不想參加，但室友好說歹說就是要我參加，其實很無奈，住宿舍就是有這個缺點。對方是T大醫學院三年級的學生，看到室友們眼神閃閃發亮，就讓我想吐。後來實在是話不投機半句多，

我假借要家教，就提早閃了。不過後來竟然有人寫信給我，懶的回，就無疾而終了。

在感情上曾經有一段小插曲，那是我的初戀。在大一的上學期，學校舉辦迎新舞會，室友邀我一同前往，由於大家剛認識，我不好意思拒絕，所以當做去開開眼界。舞會在體育館舉行，去到舞會，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學校的女生是那麼搶手，或許是因為職業有保障，再加上是國立大學，考得上我們學校的女生，一般來講，資質是相當不錯的。男生幾乎都是外校的，尤其以警官學校（警察大學前身）、台大、清大、交大、台灣技術學院（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前身）的男生最多。在那場舞會裡，我認識了 A 君。A 是台灣技術學院四年級的高材生，戴付眼鏡，溫文儒雅，190 幾公分的身高格外引人注目。那天我站在角落看著舞池裡的男男女女，一半是讚嘆，一半是自卑。讚嘆的是某些人的舞姿竟是如此嫵妙，自卑的是我連下場「運動」的勇氣都沒有。當慢舞的樂曲滑過耳際，我看到一位男士往我這邊走來，我想逃離現場，他卻早一步來到我面前邀舞，我支支吾吾：「我不會跳舞。」「我教妳，很簡單的。」A 說。有點半推半就地和他跳了幾首，當然過程中，A 被我踩了不下 10 次，但他還是很有耐心的教我。

舞會結束後，A 體貼地送我回宿舍，並問了我的名字和宿舍號碼、系級。和他道別後，我跑回寢室，坐在位子上，久久不能自己。那種感覺是相當微妙的，第一次我和一個陌生的男生如此近距離。往後幾天，日子就在繁忙的家教、課業生活中過去。有一天，我從外面家教完，剛要回寢室，在宿舍門口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背影，是 A 君。他笑嘻嘻地走到我面前，「竹子，我剛從學校過來，還沒吃

飯。你陪我去附近夜市吃東西好不好？」我看看手錶，九點半，吃宵夜還差不多。為盡地主之誼，我陪他吃東西和到校園晃晃，一直到宿舍關門，他才送我回去。由於第一次那麼晚才回寢室，室友還緊張地問我去哪裡？後來我才知道 A 已經等我一個半小時了。

爾後，A 幾乎每天來找我，他總會陪我從家教的地方慢慢散步回家。一種莫名的情愫在我們之間滋長，但我們不曾牽過手及耳鬢私語。寒假時，我回南部，A 要了我的電話，他天天打電話給我，爸媽都覺得很奇怪，我告訴他們只是一個很談得來的朋友，不要胡思亂想。要回台北的前一天，A 打電話問我坐那一班火車那一節車廂？我問他做什麼？他笑而不答。第二天，當火車緩緩駛進台北車站，我拿好行李準備下車，然後坐公車回學校。一下火車，就看到 A 站在月台上對我微笑，他快步過來幫我提行李。「我開車送你回學校！」我狐疑地看著他，跟在他後面往停車場走去。遠遠一部紅色 BMW 跑車在陽光下閃閃發光，A 先上車，當我打開車門，一隻大泰迪熊正端坐在位子上，我驚呼一聲。「這是寒假時我去英國扛回來的。」也就是說 A 在英國時還是每天打越洋電話給我，他都沒說，只為了給我驚喜。坐上車子的那一剎那，我知道我和 A 的距離遠了。「明天沒事吧？我爸媽想見你，來家裡吃飯好嗎？」我腦筋一片空白，沒想到竟然要和 A 的父母見面。「我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沒關係！我爸媽人很好。不用擔心。他們想見你很久了。而且我媽有些事想和你聊聊。」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點點頭。「明天早上十點接你。」

紅色跑車太醒目，我要 A 把車停在校門口就好。一個女生抱著一隻龐大的泰迪熊走在台北街頭，簡直讓人匪夷所思，如果再加上一部紅色跑車，鐵定引人側目。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那一天晚上，我輾轉反側，胡思亂想，一直到清晨才睡著。室友們比我還緊張，隔天一大早就把我叫醒，還自告奮勇地借了我衣服和包包。十點一到，我下樓，A 早已捧著一大束玫瑰等在那裡。身旁走過的人都對我倆行注目禮。A 好像很習慣，反而是我不自在。

車子駛上仰德大道，隨著坡度上升，我的心跳也加快。最後車子停在一座大門前，門前或許有監視器，所以大門緩緩開啟，而我們的車也輕輕滑入院子。環顧四周，印入眼簾的是一棟白色豪宅，屋前有游泳池。看著陽光照射水面上，我猶如置身夢裡，就像童話裡的灰姑娘。

那是我不曾想像的世界，A 的家「富麗堂皇」，還有佣人和司機。吃飯的排場很大，就像電影裡演的一樣，長形的餐桌、豐盛的佳餚、精緻的餐具、吃飯時還有佣人伺候。A 的爸媽的確很親切，他們問了我家裡的情況，我據實以告。我看到 A 的母親眼神閃過一絲我不解的情緒，令我不是很舒服。飯後，我們坐在客廳聊天，A 的母親開口了：「A 大學畢業後就要到美國深造，我們希望你能夠一起過去唸書，你可以先唸語言學校，之後再從大一唸起。至於在美國的開銷，就由我們家全權負責。」我轉頭看 A，他對我點點頭。「伯母，這件事不是我能決定，我必須和我家人商量。」「那好！我想可以的話，盡快給 A 答覆，因為美國方面，我還要那邊的人準備一下。」

那餐飯在大家不同解讀下落幕。也是我和 A 最後的一餐飯。結果是 A 大學畢業後去了美國，而我仍然留在台灣。這件事從頭到尾，我家裡的人都不知道，是我做的決定。有時我覺得階級的差異還是要考量，雖然我和 A 的感情沒有開花結果，但我並不後悔。我相信自己會是個好太太，但我沒有信心成為一位「好媳婦」，尤其兩家的

生活水平差那麼多，我總要體會我爸媽的感受。我不願拋下他們，遠赴異國；也不願因為婚姻，和他們之間有距離，畢竟他們養我這麼大。況且我覺得婚姻不是單純兩個人的事，是兩個家庭的事。女人結婚後，不是只有嫁給所愛的人而已，而是嫁給對方整個家庭。

大學時代，從大一，我就開始家教，最多時有四個家教，一下課就趕場，還曾經有一天趕兩個家教，還好學生都住在學校附近，所以跑一跑就到了。那時每個月公費有 3000 多元，對我來講已經很夠用了。宿舍地下餐廳很便宜，一餐大概 30 元就能打發。早上的話就吃土司配牛奶，這樣可以很省。教科書除非必要，我不會買，看同學的就好了，因為我發覺很多同學愛買書卻不看書，所以我幫他們「物盡其用」，反正考試時他們只要看我抄的筆記就好了。所以我的家教費通通寄回家，由媽媽處理。爸媽叫我不要那麼辛苦，不過說真的，考上大學後，我忽然變得沒有生活重心，好像賺錢可以讓當時的我找到生活的目標。雖然我的大學生活簡直乏善可陳，除了家教還是家教，但因為兩個弟弟還在唸中學，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並提供弟弟們優質的求學生活，雖然當時大學必修三學分：學業、社團、愛情，我認為自己通通不及格，不過我並不後悔。因為我的努力的確減輕了家裡經濟壓力，而兩個弟弟也都很爭氣，紛紛考上台大。

大學畢業後爸媽希望我回南部教書，但大學成績太差，西部一所學校都填不到。怕他們傷心，我只好故意說我沒去過東部，我想去玩個幾年，過幾年再想辦法調回南部，而且還有偏遠加級，薪水比較多。另外有空他們也可以到東部玩。但我一到學校（西北國中），我就傻眼了。不是因為它的外在環境，而是學校多數學生是原住民。

我這輩子真的沒看過那麼多原住民，他們講話音調又怪怪的。尤其上課時那麼多隻大眼睛骨碌碌看著我，讓我很不自在。重要的是有時候到學生家，看到家長醉醺醺，那種感覺很恐怖。第一年還來不及搞清狀況，學校就叫我接訓育組長，幸好從小爸媽教我們「吃苦當作吃補」（台語），所以我只好安慰自己在「吃補」。文化的差異及初入社會的不適應，我常常一個人躲在宿舍偷哭，那時我才認真思考我究竟想要做什麼？我想出國唸藝術，那一直是我的夢想，而且我認為我有這方面的天賦，只是多年來被壓抑了。打定主意後，每天晚上，我都窩在宿舍努力唸英文，並且到教會中和外國傳道人對話，因此我很快進入狀況，這期間我也努力存錢，打算給自己三年的時間準備，想想那時才 25 歲，年輕就是本錢。

人算不如天算，我一直是爸媽心目中的乖女兒，弟弟眼中的好榜樣，不過我還是做了一件讓他們很生氣的事。教書第二年的暑假，放假回南部，我發現自己竟然懷孕了。在民風保守的鄉下怎麼了得。我不敢說，因為我還沒告訴他們我有男朋友，其實我有想過墮胎算了，因為我還沒有做媽媽的準備。不過理智告訴我還是要讓孩子的爸知道，他是我同事的弟弟，也就是我現在的老公，大我五歲，當時還在新竹唸博士班並在竹科工作，我打電話告訴他，他高興的不得了，叫我不想太多，等他南下再說。第二天一早他就來到我家，當時爸媽還在田裡，他告訴我一切都交給他，他會把事情處理好。爸媽從田裡回來，看到他非常錯愕，聽我介紹完雙方後，原本雙方還客客氣氣，不過聽完先生的來意，當時爸媽的反應，現在我還記得，爸爸似乎恨不得把他宰了，所幸他夠誠懇，而爸爸也喜歡上進的年輕人，迫於無奈，只得答應我的婚事。所以我結婚很不浪漫，

而且還是奉子成婚，九月結婚，隔年三月就生了，生完老大第二個月竟然又懷孕，下一年一月就生了老二。忽然覺得自己好像國父一畢其功於一役。所以留學也留不成了。

婚後我一個人住在公婆家，而先生仍在新竹工作。每個週末回家一趟。初為人媳的焦慮再加上懷孕的不適及工作的壓力，我那時簡直「脆弱的可以」。為了建立完整的家庭，我先生決定考公職並回東部工作。原本以為一切否極泰來，不意竟是噩夢的開始。因為我們的生活習慣和公婆實在相差太大，所以商量的結果並徵得公婆的同意，我們自己在外買了一幢房子，其實當時自備款不多，房價又高，所以貸款壓力很大，但先生一向好東西用慣了，他勸我沒關係，慢慢繳20年就好了。世事難料，買了房子，生了老大後，大伯（先生的大哥）那時做生意失敗。房子又被拍賣，大嫂不想回公婆家住，竟將主意打到我們身上。公婆出面說希望能讓他們一家住我們家3、4樓。公婆既開口，我們怎好拒絕？一開始，大家相安無事，但原本說好他們住3、4樓，但後來連1、2樓也淪陷了。我氣的不得了，氣他們“鳩佔鵲巢”，另一方面更氣大嫂隨便拿我的東西，我曾好言請求她：「大嫂，麻煩您以後要用我的東西，請知會我一下！」「幹麼那麼小氣？大家是一家人，用一下又不會死！」言下之意，好像是我太小家子氣了。當時氣得想離家出走，後來想想不對，房子是我們的，該走的是他們，不是我。

我生下老大後，不到3個月，我竟然又懷孕了。對身體其實很傷，因為第一胎我是剖腹產，身體都還沒復原，又懷孕，而且我心裡也還沒準備好當媽媽。所以我和先生商量我想拿掉小孩，但是他不同意，所以我自己偷偷跑去找醫生，手術時間都敲好了。到了那

一天，送老大到婆家後，我打電話到學校請假，那天是星期五，我想休息兩、三天，我又可以回學校去上班。坐在手術室外，我很掙扎也很害怕，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等醫生準備好叫我進手術室時，先生竟然出現了，他一直勸我不要拿到小孩，「竹子，把小孩留下來，好不好？畢竟她是我們兩個人的小孩。」「我不要，生老大的恐懼都還沒過去，又要叫我再經歷一次。」「竹子，這樣好不好？懷老二，你如果不舒服，就請長期病假在家休息，孩子出生後，我們請人家帶 24 小時。生產時，你也可以順便結紮。」我們在手術室外爭執很久，最後我被他說服，並說好生完老二我就要結紮，因為我簡直受夠了。懷老二的過程，我脾氣很壞也一直詛咒希望胎死腹中，或許因為這樣，所以我和老二比較不親，她的脾氣也比較壞，有時還會欺負哥哥。

二女兒出生後，身體狀況並不好，或許是因為二胎間隔太近，因此一天到晚跑醫院，先生又常出差，讓我疲於奔命，再加上公公的健康日益惡化，孩子的部份，婆婆要我自己找保姆，其實這是一筆很大的開支，因為以前我們一個月只付 6 千元給婆婆，還包含回家吃晚飯，但現在二個保姆就要 3 萬。先生用錢又不知節制，一輛腳踏車就 4 萬，一支手錶 10 萬，有一次沒有問我，就去定了一部一百多萬的進口車，當他回來告訴我時，我差點昏倒，那天我和他大吵一架，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衝出門，開著車在海岸線狂飆，那時，我真的想去跳海，忽然我想到自己的家人和我兩個小孩，我就一個人在海邊狂哭，哭累了才開著車回家。

當時在學校接行政，其實工作還好，就是和主任意見不和，總覺得他好像故意打壓我。活動接一堆，自己不做，都叫我們底下的

人做，但功勞都往自己身上撈，想想真不齒。小小的處室，才幾個人，還分成3派，氣氛不好。在那麼多壓力下，我終於“憂鬱”了，體重一下掉了5、6公斤，直覺很煩、很悶，真想逃開。我知道我生病了，所以我開始去看醫生，發覺竟得了文明病—憂鬱症。面對這種結果，不僅我難受，先生更難過，商量結果，以「育嬰假」之名，讓我休息一年，一方面可帶小孩，二方面先生出面請大伯另找房子。

我真的很討厭教書，常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感覺。尤其這邊屬於偏遠地區，原住民學生原本程度就差，學習慾望又不強，教起來一點成就感都沒有。上課就是不停地叫他們不要睡覺，課餘還要押著他們寫作業，這些還都能忍受，最氣的是學生跑掉，不知去向，還要幫忙找小孩，有一次我找學生還找到三更半夜。那小孩離家出走的原因是老爸把外面的女人帶回家亂搞，當場讓她撞見。她簡直恨死她老爸了。有一次更扯，一個跑掉的女生忽然回來跟我說她懷孕了，要我幫忙，這些都令我有些措手不及。如果不是有經濟壓力，我真的不想幹了。我有想過我不想教了，但是除了教書以外，我還能做什麼？師範院校畢業生最大的悲哀或許就在這裡—沒有其他的專長。這讓我覺得相當無力。

教書11年來，我只帶過二次班，其他時間都在做行政。那二個班都是人情班，事實上學生程度並不好，但家長對孩子又有些期待，帶他們，我好像「死馬當活馬醫」，花了很多時間陪學生唸書，成效卻不好。尤其校長績效取向，他一直認為我帶班不力，卻又要我帶人情班，感覺很沒意思。而且以行政和導師工作來說，我比較喜歡接行政工作，因為行政人員只要早上8點上班即可，不用像導

師 7 點就必須到學校，這樣一大早可以比較從容，不用急急忙忙。

另外，導師工作很雜，幾乎什麼都要管，但行政工作只要完成份內工作，又有主管加級，而且中午還可以回家休息，對我來講愉快多了。另外導師要面對學生家長，行政人員，人多就嘴雜，也容易衝突，而行政卻只要對主任、校長有交待即可，想來單純多了，但主任的影響力也不可忽視。

教書越久越覺得無力。大環境變化太快，學生差異性越來越大，尤其我們偏遠學校，校長常常在換，新人新政，朝令夕改，讓我無所適從。如果可以重新來過，我想回學校繼續唸書，畢竟當學生比較愉快，當老師太累人了。

事實上，我的進修之路並不順遂，連考兩年英文研究所都名落孫山，我有時候不禁懷疑自己的實力是否真的那麼差？坦白說，我並不是哪麼想念研究所，只是看到一些同事及同學都在唸在職專班，且混得很愉快，好像我也應該去玩一玩。只是不知為什麼，我原本以為自己考運很好，但這幾次研究所真是踢到鐵板。阿花（同事）那種人都能考上研究所，我怎麼可能考輸她，想一想就很不甘願。唯一可能就是備審資料太弱了。而主任去年也考上了，實在讓我夠丟臉。不過想想也好，在職專班所學深度有限，我還是去唸日間班好了。孩子漸漸大了，進修應該不是問題。今年我打算捲土重來，再給自己一次機會，如果又榜上無名，我決定就此打住，不再考研究所。不過當我看到今年報考的人數，差點昏倒。在職生 26 取 6，而英文所才 8 取 4，感覺好像押錯寶了。我好像還沒跟校長講，不管了，考上再說。

第五章 結果分析

第一節 女性的三個環節

原生家庭、教育及婚姻基本上是影響女性生涯發展的三個重要環節。原生家庭是性別角色複製最重要的場所；教育提供女性學習機會，進而促使社會階層流動；而婚姻讓女性由單純的「為人女」，搖身轉變為「為人妻」、「為人媳」、「為人母」。

一、原生家庭

台灣在 1949~1987 年間實施戒嚴，30 歲以上的人，童年時期都經歷過“戒嚴”時期保守的社會氛圍。陳安琪(2004)指出處於戒嚴時期的台灣,整個社會氛圍是相當純樸保守，家庭內部的人際關係多遵循過去儒家所強調的「上下尊卑」體制與角色規範系統而行禮如儀，父嚴母慈的觀念仍根深蒂固。此外在早期農業社會需要大量勞動人口的情況下，男女雙方的基本分際被牢牢固守著。社會上普遍認為男性的社會角色是「工具性角色」，強調男性要擔當有意義和有目的之任務，如賺錢養家，所以其價值在於如理性、獨立、競爭等「工具性取向」的價值；而女性角色則是「情感性角色」，強調女性要溫順、體貼來輔助男性，其價值在於如感性、互賴及合作等「人際性取向」的價值。事實上，社會結構同時對於兩性施以沉重的社會壓力，一旦未符合社會角色期待，就好像行為有了偏差，必須重新尋找平衡點來「矯正」偏差，減緩外在的社會壓力，以求生存。

桃子老師，梅子老師和竹子老師三人都經歷過戒嚴時期及農業社會，家庭是他們接觸男女性別分工最早的場所，從家庭中父職與母職角色，學習到性別分野的概念，在成長歷程中發展成父母對於子女期待下的一種「非原我」的個體實踐。

媽媽過世前，田裡的工作就由爸爸負責，有時哥哥會幫忙下田，但農業畢竟是靠天吃飯，所以媽媽除了作家務外，還會做洋裁貼補家用。……等到媽媽走了，家事就完全由大姐一手包辦。……那時候就有人勸我爸是不是應該再娶，來照顧整個家。(桃子，1-1)

我聽我媽說，其實在爸爸意外過世前，她都沒有出去工作過，因為爸爸比較愛面子，他認為女人就該好好待在家裡，賺錢的事交給男人就好了……爸爸走了後……後來不得已只好去投靠二姨媽。(梅子，2-4)

我覺得爸媽相處的模式其實相當好……對於爸爸的決定，媽媽不曾說不，從小她就教我女人絕對不要爬到男人頭上去……因為男人的自尊心是很強的，今天你讓他在外面有面子，回家後保證他會乖乖聽妳的……所以我結婚後，我相當「尊重」(*加重語氣)我家先生，就如同我媽尊重我爸(笑)。(竹子，1-1)

桃子的母親過世後，對於家庭經濟並未造成太大衝擊，而原本的「母職」由大姊承接下來，大姊出嫁後則有人建議父親續弦；母職的工作似乎是可被取代，因為桃子的母親不是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撐者。

梅子老師在父親過世後，母親在缺乏經濟自主能力下，先是被奶奶掃地出門，被迫帶著三個孩子寄居到二姨媽家，母親必須打工賺錢養育小孩，同時要承擔二姨媽家的家務工作以取得住宿之地。梅子的奶奶、二姨媽雖然都是女性，但對於母親的困境，並不同情。這或許是在 50 年代普遍貧困的台灣社會下，一種家庭經濟壓力下的人情疏離的展現。這種情況多少也呈現了女性並不因為同屬女性而多些理解女性的困境，反而以社會再製的概念為難女性。

在無經濟自主能力的條件下，女性失去自主，未成年之男性也失去其原有優勢。

大哥和二哥都很會唸書，原本大哥有機會繼續唸書，不過那時候寄人籬下的感覺並不好受，或許是因為這樣，大哥早早便離家到

工廠作工，而且很少和家裡聯絡。……二哥個性又叛逆到極點，唸個初中，一天捕魚三天曬網。……而我想讀，她（母親）就讓我讀。……阿但是我們家族裡頭……就只有我唸到中山女中，也考上大學。（梅子，2-2）

梅子老師的兄長因為寄人籬下的生活，失去男性在家庭的優勢而叛逆。而身為女兒所應有「乖巧」意象的梅子，在學業上優異的成就表現成為母親替代的驕傲。身為「女兒身」，被社會及家庭賦予的「女性形象」，是從孩童時期就被灌輸著。譬如：竹子老師從小在母親的影響下，知道的角色與責任，對於未來，她並沒有什麼抱負；她只要在家扮演好乖女兒及弟弟的典範，減輕家裡負擔，她的責任就已了。

我媽一直跟我說，女人只要有一穩定的工作，婚姻還是女人最好的歸宿，有什麼比一個疼你的先生還更好？（竹子，1-2）

在日常生活中，社會存有的「女性意象」，常是女性難以跨越自我追求的障礙。性別意象被一再透過各種管道複製，對於既定的「遊戲規則」，女性往往需要從家庭教育、社會文化及工作場域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尋求一套得以跨越鴻溝的生存法則。另外，不同生命週期性別角色的規範也會對男、女性造成不同的影響，尤其婚育對年輕(如女性為人妻、母)女性生涯發展影響頗大。

二、婚姻

在傳統社會中，結婚是人生必經的道路，尤其婚姻與家庭的經營被視為女性一生的事業，例如：我國傳統上認為男兒應志在四方、開創事業，而女性則應在家相夫教子、三從四德。對女性而言，結婚後的角色，例如妻子、媳婦、媽媽、婆婆…等多重角色是隨著時間在增加。雖然「女兒」的角色仍存在著，但中國人

的觀念－「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嫁雞隨雞」，因此女性還是需要面對和娘家割離的焦慮，對於多數女性而言，婚姻關係是讓其與原生家庭疏離的不利發展。

在傳統社會中，由於男性是主要的經濟生產者，掌握分配的權力，於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體制」於焉成型。即使近代社會因著產業結構的改變及教育的普及、社會風氣的開放，使得愈來愈多的已婚女性走出家庭進入就業市場，而改變了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但傳統的父權思想，仍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有形無形的束縛並壓制著女性的地位。

現代社會中，許多女性在結婚後，仍繼續從事婚前的工作。對於職業婦女而言，婚姻彷彿是她的第二份職業，讓她成為 24 小時的「勞動者」，工作時應付上司的要求，回家後轉而應付先生與子女的需求。一般人會誤認為職業婦女的家庭與工作是對立的，女性對於家庭付出將導致對工作的負面影響。事實上許多研究指出女性對其工作並非不具承諾，她們會積極的投入工作，也會投入家庭，卻讓自己經常成為蠟燭兩頭燒的犧牲品（潘慧珍，2000；洪瑞璇，2004）。

當女性面對工作與家庭兩難處境時，丈夫的態度就成為女性能否更投入工作的關鍵（郭黎灝，1989）。而 Simeone（1987）研究結果也顯示維持雙薪家庭和諧的因素之一是夫妻雙方的性別觀，是指夫妻雙方以有別於傳統的價值觀重新看待性別角色，並致力家庭結構的再整合，這樣女性在工作上才有較大的表現空間，因此，丈夫的觀念仍是職業婦女能否自我實現的重要的關鍵。

桃子老師和梅子老師，或許是自幼生長於單親撫育的家庭，讓她們更渴望擁有一個完整的家。婚後，由於先生觀念的開明，傳統上性別角色的分工，在她們的家庭是不存在的。此外，因為桃子老師和梅子老師兩人的公公婆婆已往生，來自於婆家的影響力變得較小，而她們和娘家又能保持一定的親密關係，所以前述的不利於職業婦女的婚姻關係，在她們身上並未浮現，因此，兩人對於婚姻都抱持高度的評價。

我是神經比較大條的人，而王哥哥就非常細心，. 我們兩個個性正好互補啦！……. 我覺得結婚真的很好，這也是上帝給我們學習的功課之一，也就是如何建構一個完整的家，由於我們都是基督徒，當…有衝突發生時，我們會回到基本面，上帝面前。……而且謹守聖經的教導，絕不含怒到日落，……聖經不是也告訴我們，作妻子的應當順服先生，而先生應當疼惜妻子嗎？……. 這些教導在婚姻中都相當適用。……另一方面，我的個性比較開朗又迷糊，所以王哥哥常常笑我傻傻的，他對我好像在照顧妹妹一樣，總是在一旁默默守護著我。(桃子，1-4) ..

遇到恐龍（梅子老師對先生的暱稱），我真的很幸運。……婆婆在我們結婚前就過世了，而且雖然是我嫁給他，但是他卻毫無怨言的跟我來到東部。……我捨不得媽媽離開我，我把她留在身邊和我們一起住，他也沒有意見。……而且他對我媽超孝順，回家一定先問候我媽……我脾氣來的快去的也快，當我非常不爽時，他就讓我發洩洩完後還笑嘻嘻問我會不會口渴？常常讓我啼笑皆非。(梅子，3-6)

50 歲的桃子在婚姻關係中，因宗教信仰而建構一個平和的夫妻關係，特別是在子女長大離家後，夫妻之間成為彼此的重要支柱。40 歲的梅子在婚姻關係中，因為先生的體諒與細心經營，讓她感受到婚姻對於她而言是美好的。但對於才 30 歲的竹子而言，她對婚姻其實相當迷惘。

竹子的母親，從她小時候就教導她如何與男性相處，但等到她結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後，才發現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重要的是和婆家之間人際的糾葛，讓她對婚姻生活充滿失落感。

我覺得婚姻不是單純兩個人的事，是兩個家庭的事。女人結婚後，不是只有嫁給所愛的人而已，而是嫁給對方整個家庭。(竹子，2-4)

雖然已經結婚九年了，但我還在努力的適應婚姻生活，好幾次我真的想放棄。……我是一個很單純的人，我比較隨遇而安，不強求什麼，對於人生也沒有很大的企圖心，我只想好好守護自己的家，和先生白頭到老，孩子平安長大就好。……結婚後，覺得怎麼會那麼複雜，大伯做生意失敗，關我們什麼事？……而大嫂更是莫名其妙，我跟她又沒有很熟，她憑什麼動我的東西（*語調越來越高昂）？……而先生只會一味叫我要忍耐，不要傷了大家的和氣，每天回婆婆家吃飯，婆婆的菜都是一熱再熱，味道都變了，看了都不想吃，大嫂又沒有工作，每天窩在家裡，吃完飯也不會幫忙整理，我在外面工作一天，回家還要看別人臉色，真不知我結這個婚幹嘛？……又不能回去娘家哭訴，因為我是奉子成婚，是自己造成的，我又能說什麼？（竹子，2-5）

Hantrais 曾提出女性結合家庭與專業生活的五種策略，其一便是建立「支持網絡」，也就是代替女性從事傳統屬於女性角色的工作，例如家務、小孩照顧等（引自洪瑞璇，2004）。職業婦女家庭、工作兩頭燒，家人支持相當重要。三位教師的先生都非教職人員，各有子女兩人，但在家事及子女照顧方面，各人情況不同：桃子老師在子女唸小學之前，除上午孩子由公公婆婆帶，下午即能回家帶小孩，增加與孩子相處的時間；梅子老師小孩都由自己娘家媽媽帶，且家事也都由媽媽代勞，因此除工作以外，她並不需要擔心家事；竹子老師的孩子雖然是婆婆帶，但兩代之間有關子女教養的方式存有很大的衝突。

職業婦女真的是很不容易兼顧。我是後面有一個台柱，我媽媽。她把所有的家務事都撐的很好，她所有家務事都做好好，阿我回來就只有吃飯、和孩子玩而已。我只要負責去賺錢。（梅子，2-4）

由婆婆帶小孩，雖然比較放心，但還是會有一些問題。例如老人家比較寵小孩，小孩要什麼、吃什麼，他們就買什麼！…。而我最受不了的是他們都把小孩交給電視，像我兩個小孩現在都近視了。

（竹子，2-11）

另外，在婚姻的過程中，有時生活的壓力常讓人喘不過氣來，因此需要尋找情緒的出口。基本上桃子老師和梅子老師的先生對於她們的興趣都全力支持，桃子老師的先生在家務上更一手包辦。此外充實的教會生活也帶給她生命的力量，再加上擁有一顆赤子之心，她認為每一天都是喜樂天。梅子老師除教學外，其他時間都投注在興趣上，而且兩個孩子相當獨立，加上媽媽和先生的支持，使她的興趣能夠開花結果，進而走出自己一片天。

媽媽在這個大台柱在的話，她把所有的事都搞好了，我等於吃飽飯後，我就變成我自己的休閒。（梅子，2-4）

相對於桃子老師和梅子老師兩人都有堅強的支持網絡，竹子老師顯得單薄。她的父母仍在南部務農，對其幫助有限，而先生雖在情感上支持她，但家務上卻少有行動，且兩人在金錢的使用上有很大的歧異，再加上婆媳、妯娌之間的問題，讓竹子老師身心備受煎熬。她承認自己並不快樂，每天像陀螺一樣，不停轉動，不知為何？

根據 Ginzberg（1972）指出一般女性在生涯發展方面所持的生活型態，最主要可分為傳統型、轉變過渡型、創新型三種類型，以下說明如下：

- 1.傳統型的女性完全以家庭生活為重心，她們願意付出所有心力在相夫教子上。

2.轉變過渡型的女性雖有份工作，但在觀念上仍以家庭為重。

3.創新型的女性在家庭和事業上的平衡是她們努力的方向。基本上，她們希望兩者能兼顧。

Ginzberg 認為女性的生涯發展仍是以家庭為最重要影響因素，家庭還是女性生涯的重心。桃子、梅子、竹子三位教師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在工作及家庭兩方面，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及主張，但根據訪談內容，三位教師還是希望能兼顧家庭與事業。而 50、40、30 歲的女性，在家庭與職業皆能兼顧的前題是，婚姻關係中能獲得足夠的支持，以能讓她們發揮自己的能力。

三、教育

中國有一句俗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句話鼓勵貧苦子弟努力上進，十年寒窗苦讀，它朝取得功名，就能衣錦還鄉、光耀門楣，進而社會階級大翻身。華人社會受此觀念根深蒂固的影響，因此農工階級父母莫不寄望孩子能透過教育，習得一技之長，擺脫貧苦困境。

然而，當家庭存有經濟壓力的狀態下，家庭成員會因在家庭中所處位置(性別和階級)的不同，被賦予不同的期待。解讀家庭結構體系，資源分配往往是由經濟掌控者所操控，無經濟能力或屬於被養育者，往往成為被分配者，而沒有主控權，成為弱勢的個體。基本上，傳統的華人社會，即是依照這種遊戲規則，男尊女卑、長幼有序的進行。長者、男性通常得到較多的資源，而幼者、女性卻只能等別人分配，所得資源最少，這種結構方式代代相傳，從社會、文化，而走進了家庭(王行，1998；鄧明宇，2000；陳佩錦，2006)。

桃子老師是家裡的幼者、女性，上面有一個姊姊和兩個哥哥，優秀的大姊犧牲自己求學機會來成就以下的弟妹，大姊的犧牲，父親消極接受而不表示任何意見，但對於兒子的求學，父親則是主動積極回應。有大姊的前車之鑑，桃子老師

深知自己的處境，要能跳脫出「犧牲」的框架，唯有「師範教育」是她唯一的選擇。

大姐18歲就結婚了。其實她相當優秀，小學第一名畢業，後來還考上師範學校，因為不用錢！但是在那個年代，吃都吃不飽了，而且底下還有弟弟妹妹，媽媽身體又不好，需要人家幫忙，……，爸爸沒有叫她不要唸，只是後來大姐覺得讀師範學校需要住校，那家裡就沒人幫忙了，所以她就不去唸了。…….而大哥比較幸運，同樣考上師範學校，爸爸好說歹說就是一定要他去唸。(桃子，1-1)

那時候我初中的一個導師，他說，……我成績很好，……，他叫我一定要讀高中，可是家庭經濟不許可，對……要唸書的窮人家的孩子最好的出路就是讀師範學校，……台北國立師範大學跟高師…….那時候叫做高雄師範學院，……只是因為說想念書，喔，阿窮人家的孩子就只能唸這兩種學校，喔，又公費嘛。……那時候大家普遍的觀念，說，阿，女孩子嘛，去教書…也不錯。(桃子，1-4)

我爸和我媽對於我要唸哪裡，沒有什麼意見。雖然他們嘴巴不說，但我心裡卻很明白，以家裡的情況再也沒有比師範院校更好了。(竹子，1-2)

早期的師範教育，幫助許多優秀的女性自足自立。公費制度使她們擺脫來自家庭的經濟壓力；職業的保障讓她們無後顧之憂。

我們選這個工作，其實，在當時也不是說是真的要教書啦。只是因為說想念書，窮人家的孩子就只能唸這兩種學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跟高雄師範學院，因為公費嘛。而且職業又有保障。況且在那個時空之下有一種觀念就是說，如果能考上，就是很優秀的人，所以大家都會往那邊去。(桃子，1-4)

或許是因為職業有保障，再加上是國立大學，考得上我們學校的女生，一般來講，資質是相當不錯的。(竹子，1-8)

不過，弔軌的是早期師範教育「專業的師資培育」雖然保障了職業，但也限制了出路。尤其進入就業的場域，一旦發現自己並不適合擔任教師，想轉換跑道時，會發現諸多的限制。

我常常想我不教書，我可以幹什麼？(梅子，3-11)

我有想過我不想教了，但是除了教書以外，我還能做什麼？師範院校畢業生最大的悲哀或許就在這裡——沒有其他的專長。這讓我覺得相當無力。(竹子，3-7)

除此之外，性別角色左右的不只是職業生涯，還有求學抱負。女性常會因婚姻而修正生涯，等時日逕遷，要再進修，機會往往不復存在。因而使女性在競爭的工作場域居弱勢。在民國 87 年以前，台灣中學教師進修的管道主要是研究所 40 學分班，只要學分修畢並取得結業證書，即可晉級加薪。一般而言，越早唸完越有利，因為結婚、生子後，女性教師容易有牽掛，因此要想順利完成四年學業，除心理建設夠強外，旁人的支持亦是一種助力。

桃子老師雖然因放不下先生及老大，及妯娌間的不愉快，曾經讓她想放棄進修，但在大學同學的鼓勵下，仍順利完成課業。梅子老師在小孩出生前即已唸完 40 學分班，所以心理的拉鋸比較小。而竹子老師的進修之路可謂一波三折，幾次落榜曾令她心灰意冷，不過好勝的她仍持續努力當中。以進修而言，早期的政策其實較有利於教師進修。

我教書第六年暑假才去師大英文研究所進修，那時我老大才剛滿週歲。第一年去的時候真是痛苦！因為要「拋夫棄子」。(桃子，2-10)

在陽光國中教書第一年我就結婚，同一年暑假我就去唸 40 學分班了，沒想到在進修的第三年暑假竟然懷孕了，……到隔年第四年，孩子就在家裡由我媽來幫我帶。……後來我一直覺得進修的時候，越年輕進修，耽誤到家庭越少。有家庭以後，要再讀就很累。(梅子，1-8)

我的進修之路並不順遂，連考兩年英文研究所都名落孫山，我有時候不禁懷疑自己的實力是否真的那麼差？坦白說，我並不是哪麼想念研究所，只是看到一些同事及同學都在唸在職專班。(竹子，3-6)

第二節 女性教師的工作

一、教職

此外大家普遍認為教職角色是母職角色的延伸，因為「教師」這項職業的工作特性，強化女性教師與家庭的連結。諸多研究也顯示女性選擇教職這個工作，主要原因是為了能兼顧工作和家庭 (Asner, 1993; 楊翠屏, 1996; 賴友梅, 1998; 周彥君, 2002)。不過這樣的觀點，不僅造成教師專業能力及形象的萎縮。也使得女

性教師們無論在學校或家庭中都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桎梏(邱秀祝,1999;陳怡錚,2000)。

另一方面,女性主義教育社會學家 S.Acker 於 1988 年在其所著《教育、性別與生涯》(Teachers,Gender and Careers)一書中,曾指出身為教師的男性與女性無論是在所教授的學科、行政責任上,甚至在平常的教學經驗中,都有很大的差異存在(游美惠、柯柏昇,2004)。和 Grant 在 1989 年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Grant 提出女性教師的教學承諾是以如何做好一份工作為標準,教學的滿足並非由升遷所提供,最重視與學生的相處。而且女性教師常具有完美主義的傾向,重視工作的品質,對自己的工作下極高的評價,希望自己努力工作可以得到肯定(Biklen,1995;Hargraves,1994)。國內研究亦有相同結論,女性教師把教學視為工作的主體,在教師的角色扮演上相當盡責,其教育理念方面較注重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李震等,1987;蘇芊玲,1998;師瓊璐,2000;陳玖玖,2003)。

我們如果從教師生涯發展「循環論」來看三位老師,也就是從動態或多重途徑的方式說明教師生涯發展情形,以及在過程中所涉及的情境因素,例如 Huberman (1989,1995) 根據過去研究將教師生涯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一)初入生涯期(career entry)—任教後第 1~3 年、(二)穩定期(stabilization)—任教後第 4~6 年、(三)試驗與行動期(experimentation / Activism)或再評估與自我懷疑期(Reassessment / Self-doubt)—任教後第 7~18 年、(四)平靜期(serenity)或保守主義期(conservatism)—任教後第 19~30 年、(五)脫離生涯期(disengagement)—任教後第 31~40 年。

我們會發現任教已經 33 年的桃子老師正好位於「脫離生涯期」,在此生命週期,教師當走到職業生涯末期時,會有逐漸內化和退出的傾向,也有可能逐漸投入其他的事業中,追求反省式的思考,所以教師就會出現脫離行業的傾向。Becker 將這種現象歸因於教師太早在這一行業達到高原期,Peterson 的研究則指出這樣的

傾向可能是出現轉讓其位置予年輕教師的壓力而來。桃子老師今年就要退休了，和 Huberman 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

任教 25 年的梅子老師正處於平靜期或保守主義期，以兩者言，我認為樂觀、開朗的梅子老師比較傾向「平靜期」，逐漸失去活力，進入機械化的階段，但此時期的教師會以較多的自信與自我接納去彌補漸漸失去的活力與熱忱，因此梅子老師在手工藝的領域裡開展出一片天；任教 11 年的竹子老師正面臨「試驗與行動期」或「再評估與自我懷疑期」，竹子老師基本上比較傾向「再評估與自我懷疑期」，也就是在職業中漸增厭倦和疲憊感，而且用嚴格標準自我評估，不過根據部分研究顯示男性教師在教學生涯中比女性教師更會去從事較激進的自我評估，因而有百分之四十的教師曾提及他們曾經很認真地考慮過是否有必要繼續從事教職？

或許因為從小在艱苦的環境中成長，教師工作對桃子老師和梅子老師而言是相當穩定及優渥的，因此在工作上，她們抱怨並不多且心懷感恩。不過竹子老師坦言其實自己並不喜歡教書的工作，她認為國中教師基本上就好像保母一樣，不須有高深的學問，重要的是要有強健的體魄，才能處理學生的瑣事，應付青春期小孩巨大的情緒起伏，並且下班後還要接聽家長電話，做好親子溝通的橋樑。好像一整天都在工作，「公私不分」的感覺令她很不舒服。

有時候我在想，我不教書我可以幹什麼。……說真的教書教久了喔，會變的很笨啊，……越教越笨，尤其那國中程度，……但是教書有教書的好處喔，我自己有發覺到自己變的單純，阿單純不計較什麼，不計較，你會發覺到喔，有很多…意想不到很多貴人，我現在幫你我不計較什麼，可是，以後人家還是會幫你。(桃子，3-11)

我真的很討厭教書……常常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感覺。……尤其這邊屬於偏遠地區，原住民學生原本程度就差，學習慾望又不強，教起來一點成就感都沒有。……上課就是不停地叫他們不要睡覺……課餘還要押著他們寫作業，……這些還都能忍

受，最氣的是學生跑掉，不知去向，還要幫忙找小孩……有一次我找學生還找到三更半夜。……如果不是有經濟壓力，我真的不想幹了。……教書11年來，我只帶過二次班，其他時間都在做行政。……那二個班都是人情班，事實上學生程度並不好，……花了很多時間陪學生唸書，成效卻不好。尤其校長績效取向，他都認為我帶班不力，既然帶班不力，偏偏又要我帶，卻不知我花了多少時間，感覺很沒意思。(竹子，2-7)

我有想過我不想教了，但是除了教書以外，我還能做什麼？師範院校畢業生最大的悲哀或許就在這裡——沒有其他的專長。這讓我覺得相當無力。(竹子，2-8)

二、行政職

至於在行政工作方面，李惠茹(2002)研究指出國中女教師無意或沒興趣擔任行政工作，除個人意願或興趣因素外，跟社會即有僵化性別分工模式、學校體制和家庭照顧責任都有關聯。游美惠和柯伯昇於2004年研究也指出大多數女性教育工作者不會為自己規劃好清晰的生涯發展藍圖，可謂「生涯的不主動發展」；縱使本人對行政工作有興趣，也難免會影響或延緩擔任行政職的時間。而且女教師的職業生涯與專業發展，是一種妥協權變、延長時間的發展方式，在工作與家庭之中設定不同的輕重緩急以追求並行的發展。

梅子老師由於已是「資深教師」，校長曾經想請她接行政工作，但她婉拒了，她的理由是和那些「大人」在一起不好玩，和學生在一起比較有趣，並且行政工作也不在她的「想像之內」，所以她寧願當導師，而且一當就是「二十幾個年頭」，都沒當過專任老師。至於年輕的竹子老師對導師工作簡直「深惡痛絕」，繁雜的導師工作令她疲於奔命，學生不按牌理出牌的行徑搞的她「快瘋了」，所以她寧願接行政而不想和學生有太多「瓜葛」。

私底下有講的，校長有要叫我去兼主任，兼補校主任，還要叫

我去兼，……. …他叫我兼那個…衛生組長，叫吳老師來講好幾次。我都說 NO，我要當個導師就好了。……. 和學生在一起比較有趣啦。(梅子，3-6)

行政人員只要早上 8 點上班即可，不用像導師 7 點就必須到學校，這樣一大早可以比較從容，不用急急忙忙。另外，導師工作很雜，幾乎什麼都要管，但行政工作只要完成份內工作，又有主管加級，而且中午還可以回家休息，對我來講愉快多了。(竹子，2-8)

導師要面對學生家長，行政人員，人多就嘴雜，也容易衝突，而我卻只要對主作，校長有交待即可，想來單純多了，但主任的影響力也不可忽視。(竹子，2-9)

第三節 生命事件的衝擊

女性主義者 Dinnerstein 與 Chodorow 認為社會結構中「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方式，造成女性負擔了大部分教養子女的責任，使女人教養子女變成社會上普遍遵循的價值與信念，女人當母親的天職就被再製與內化，所以母職是父權社會中父權執行指令的工具。而職業婦女受到內化的母職與社會對母職、妻職期待的束縛，經常處於母職、妻職與職業發展的天人交戰中，自責未能達到模範母親的水準，又非理想的「助理妻子」，工作職場的要求和母職、妻職角色的要求常是背道而馳，使得職業婦女長期以來承受雙重壓力與考驗（洪久賢，2003）。這種性別宰制的情形透過教育而世代代傳承，使女性安於被宰制的地位而不自覺。所以女性主義學者主張女性應在意識覺醒的歷程中說出最悲痛的經歷，坦然面對自己及未來的恐懼，並能處理大環境的攻擊。

桃子、梅子和竹子三位老師不同家庭背景、成長經歷、工作歷練，婚姻體驗，為她們的生命揮灑出不同的色彩，但這些色彩中仍有揮之不去的黑點，在每個午

夜夢迴時一再提醒著她們。

一、桃子老師～我哪裡做錯了？

從性別看待工作的觀點切入，Henning 和 Jardim（1976）認為性別不同對事業的認知取向亦不同，女性在職場上將事業定位為個人的成長，自我實現與滿足以及對他人的貢獻，男性則看待事業為連續進展的工作，可以經由升遷歷程得到認可與酬賞（引自陳玖玖，2003）。

而女性教師對工作關注的焦點主要在於教學，Grant（1989）研究指出女性教師的教學承諾是以如何做好一份工作為標準，教學的滿足並非由升遷所提供，最重視與學生的相處。通常女性教師常具有完美主義的傾向，重視工作的品質，對自己的工作下極高的評價，希望自己努力工作可以得到肯定（Biklen，1995；Hargraves，1994）。國內研究亦有相同結論，女性教師把教學視為工作的主體，在教師的角色扮演上相當盡責，其教育理念方面較注重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李震等，1987；蘇芊玲，1998；師瓊璐，2000；陳玖玖，2003）。

桃子老師認為與學生良好的互動是她成就感最大的來源，她給予教師工作極高評價，因此她的任何作為都以學生有效學習為依歸。她覺得這樣的付出值得且有助益，只是學生和家長似乎不領她的情，更有人提出要換導師。

那是幾年前的事了，如果算一算現在那群學生應該已經快 30 歲了。…那一年，他們高三，原本應該全力衝刺大學聯考，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我哪裡做錯了？……其實我一直知道班上有一些孩子不太喜歡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自認教學認真，關心學生，但那群孩子就是不喜歡我…（沉思）。……有時那些孩子還會在週記上罵我，……只要孩子回去說了些什麼，家長就會打電話給我，感覺

像在「興師問罪」，其實我也是有脾氣的，為了促進雙方和諧，我按捺住脾氣和他們好好講，那種感覺叫「活受罪」(笑)。……第一次覺得喔…。當老師的不太有尊嚴。(桃子，3~1)

有一次，是學生打電話通知我說有一群家長在 OO 餐廳聚會，他的父母也被邀請，好像要談論有關導師的問題，有家長建議把我換掉，以免影響孩子考試的心情。我一聽很生氣，為什麼那些家長不會反省是不是他們小孩的問題，只是一味把責任推到我身上。…。而且高中導師真的有那麼重要嗎？重要的還是學生自己本身要努力吧！(桃子，3~2)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校長，向他報告這件事，還好他很支持我，而且他也承諾絕不換導師，他要我安心…。家長不用理他們，有事他會負責。(桃子，3~3)

我心情有沒有受到影響，那是一定有的，原本我也很生氣，有一陣子看到那些學生就一肚子氣。後來有一天靈修，看到聖經上不是告訴我們不可含怒到日落嗎？而且如果我們不饒恕他人，上帝也不會饒恕我們的罪！……那一刻，我真的被釋放了，我不再怨恨，雖然我還是不太清楚那樣的事情，上帝要讓我學習怎樣的功課，不過我還是願意順服！(桃子，3~4)

經過那件事，我忽然好累，所以那群學生畢業後，我就不再當導師了，大概有 2 年的時間吧！後來就是你來東海高中那一年嘛！我

才又「重出江湖」帶班呀！（桃子，3~4）

桃子老師的「十字架」是她的學生，因為學生表現不僅是家長評斷一位教師的標準，更是教師自評的指標。經歷過這件事，桃子老師曾經反省過她和學生的互動是否在哪个環節出了問題，究竟是她？還是學生的問題？其實在升學主義、文憑至上的台灣，中學教師的角色比較傾向「工具性」的角色，也就是教師在學生的升學上究竟能提供什麼樣的幫助？而且如果教師的專業能力不能得到學生與家長的信任，他的尊嚴就會受到挑戰。如同桃子老師的情況，她自認是一位「好老師」，但學生和家長對她的懷疑還是造成她「心裡的痛」，雖然她口口聲聲說已經原諒學生，不過在訪談過程中，她仍盡量避免提及那些學生的名字，只輕描淡寫地稱呼「那些學生」。所以對於以學生為重，盡力扮演「好老師」的桃子老師而言，此一事件對她的衝擊恐是難以釋懷。

二、梅子老師～放手！

余德慧（1990）曾指出，家族主義一直是中國社會的根，家庭提供家人彼此無條件的支持是中國文化長久以來所立基的家族主義的假設，但是在這樣無悔的支持下，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也就是家庭成員間相互的控制。當父母親在完全犧牲個人來提供子女生活與教育支出的同時，他們也意識到自己有完全控制子女的權利，更甚者用情感來勒索。

梅子老師的孩子一直是朋友之間的典範-有禮、獨立、多才多藝，學業成績名列前茅，並且親子互動良好。每當有人稱讚她的小孩，本來就愛笑的梅子老師臉上更洋溢著「母以子貴」幸福的光彩，朋友間也讚嘆她工作和生活如此的忙碌，竟能將小孩教育的如此成功。只是光彩的背後往往隱藏著重重危機，就如同余德慧所言，當父母犧牲個人以成就孩子時，相對地，父母就想掌控，因而忽略了孩

子也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想法、目標及情緒。梅子老師在這個課題上似乎犯了「全天下父母都會犯的錯」，這樣的經歷不僅重創她，也讓她再一次檢視自己教育子女的方式。

當老師的小孩很可憐，尤其在這小地方，教育界這麼小，東牽西牽大家都認識，所以老師的小孩從小就在大家的關注下成長，壓力是很大的……尤其因為自己本身當老師，如果孩子在學校表現不好，面子真的掛不住，而且家長也不會信任你，所以從小我就告訴大寶和二寶要爭氣，如果不能超越別的老師的小孩，至少成績也不能太難看，還好他們兩個都很聽我的話。(梅子，3-3)

第一次覺得大寶有問題是在他國中的時候，那時他回家都不太講班上的事，我覺得很奇怪，還去問他的導師，他的導師都說沒問題，後來班上寒假要到日本參訪，他說他不想去，我很納悶，好說歹說他才勉強去……結果回來的時候，我一看照片，好奇怪怎麼都沒有同學的合照，後來私下找他同學來問，才知道他被排擠，因為他太愛發問，對於比賽又熱衷參與，同學都覺得他很愛現，所以從國一大家都不太理他，等我發現時都已經是國二的事了，……真不知以他那年紀是如何熬過來？想必很痛苦吧！……原本我想把他轉班，但大寶說轉去哪一班還不是一樣會遇到以前的同學，所以不要轉了，就讓它這樣，他不在乎。(梅子，3-4)

大寶真的很乖，也很用功，你知道的！他是第一名考進你們學校……我也相信以他資質考上醫學院應該沒問題，只是事情還是發

生了。……不知道為什麼高中課業讓他很挫折？國中三年大寶平均都在95分以上，上了高中後，學業平均就是達不到國中的水準，我知道他很焦急，叫他放輕鬆，但他就是沒辦法。……有一天大寶出現了幻聽，他覺得有人一直在跟他說話，接著好像『被害妄想症』，他懷疑大家都在背後說他壞話，因此他對每個人充滿敵意。書也不唸了，還逃學。……事情傳回學校，我知道同事都在背後議論紛紛，……畢竟母子連心，我切實感覺他生病了。我知道他需要看精神科，需要接受治療…，但恐龍不能接受大寶的情況，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要去看精神科！…結婚這麼多年，我們第一次吵架，那時我的信念就是要救我的孩子，我不能讓他這樣一輩子，不然我會遺憾終生。(梅子，3-5)

有了大寶這個前車之鑑，對於二寶，我選擇放手，不再過度干預他的課業，…大寶，你知道的，最後還是考上醫學院，前一陣子我們母子談心的時候，大寶還說以後要當精神科醫生，原本我還跟他開玩笑，叫他唸整形外科，以後我老了，就可以專人拉皮，做個「老妖精」(大笑)。……二寶也私下偷偷跑去考資優班，成績還真不錯(笑)。(梅子，3-6)

誠如女性主義者 Dinnerstein 與 Chodorow 所言社會結構中「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方式，造成女性負擔了大部分教養子女的責任，使女人教養子女變成社會上普遍遵循的價值與信念。而社會的迷思在於誤認教職是母職的延伸，因此教師孩子各方面的表現，常被作為教師教學效能評價標準之一。所以不僅教師本身有工作上的壓力，教師的孩子也有身為「教師孩子」的壓力。基本上，過多的關愛

會形成壓力，而這樣的壓力又會如影隨形牽絆著教師及孩子的一生。梅子老師的困境在於她把孩子的教養當成個人的責任，忽略先生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所佔有的分量，且單純地內化了社會迷思－用成績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全盤接受社會既定的規範，造成親子間關係的緊張及莫大壓力，差點鑄成難以抹滅的錯誤。

三、竹子老師～了結！

工業革命之後，促成人類生活型態轉變及家庭結構變遷，另一方面，隨著經濟能力提升，女性教育機會明顯增加，使得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投入職場，尤其在助人領域的行業，如教師、護士等，女性人數明顯多於男性。如果這是人格特質的延伸，女性在職場上理應獲得更大滿足！但不幸地，主流的價值文化還是以男性為主，由於女性的生活層面往往遍及身邊所有的人，並且扮演家庭生活中主要照顧者的角色，生活上的壓力必然與其家人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造成女性在身心兩方面過度透支，而引發生理上的病痛與心理上的創傷。再加上，女性往往是以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來定位自己，所以容易引發其個人內在的心理衝突。無怪乎，在臨床及社區研究上，均顯示有相當高比例的女性患有憂鬱、焦慮、驚慌、厭食、恐懼症等現象。劉惠琴（2002）就指出婚姻對女人而言，有助長憂鬱的效果，相關的研究結果都說明婚姻制度增加了女性得心理疾病的機會，但卻降低男性得心理疾病的可能性。

竹子老師在教職、行政職、母職和妻職多重角色壓力下，由於欠缺良好的支持網絡，而且不懂如何排解壓力，終至身心失衡，罹患了世紀文明病－憂鬱症。而且她採用了激烈的手段－自殺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這是我心底的秘密，除了我先生，應該就沒有人知道了！……我

不是告訴你我曾經因為憂鬱症而請育嬰假一年嗎？其實那一年暑假

發生一件事，我已不太記得又是因何種原因和我先生吵架？只是記得那天吵架完後，他帶著孩子就離開了，我一個人呆坐客廳很沮喪，好像日子快過不下去了，終於我拿起醫師開的藥全部吞下去。沒錯，是自殺。我覺得人生太苦太無奈了，那一刻真的想了結，不過又放不下孩子，你問我有沒有後悔？其實在藥吞下去那一刻我就後悔了，……我打電話給先生，他正好在婆家，我告訴他我吞了藥……。他將孩子留在婆家，急忙回來救我，送我到醫院洗胃，那一段歷程很痛苦。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醒來後，忽然我覺得自己很窩囊，先生在病床旁牽著我的手，一看我醒來，眼淚就掉了下來，那一刻我很震驚，也才知道自己在他心中是如此重要。……事情發生後，有一段時間，我發覺他很沒有安全感，都不敢讓我一個人獨處，看醫生更不用說，一定全程陪到底，每天叮嚀我按時吃藥。(竹子，3~1)

畢竟這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尤其當老師的跑去自殺，以後如何在學生面前立足？所以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理，不去碰也不願碰。(竹子，3~2)

現在想想，其實滿感恩的，還好當時被救回來。而且經歷過那件事情後，我的人生觀也不太一樣。以前對很多事情都會比較要求，但現在只要人平安、快樂就好了，像我現在每天都在努力讓自己快樂(笑)。重要的是先生也在努力學習如何分擔家務!……這些都是當時想不到的。(竹子，3~4)

此外中國傳統上對教師的要求超乎常人，不僅要求教師「傳道、授業、解惑」

的「經師」角色，更要求成為學生表率「人師」。但昭偉（2005）就指出，我們社會對一般教師的期望不僅過高，還摻雜了傳統儒家道德的期望和現代社會的期許；如果教師的作為不符合社會的要求，我們社會就會理直氣壯地用各種方式（如法律、輿論等）責怪或處置教師。因此對於教師的身心失衡，這是一個禁忌話題，不能提也不敢提。另一方面，社會上一般人對於憂鬱症普遍不了解，無法提供患者有效的幫助，因此患者必須獨自承擔身心煎熬，不能自拔，嚴重者更走上絕路，徒增身旁親朋好友遺憾。再則，人往往須經生離死別，才更懂得珍惜。走過死蔭幽谷的竹子老師雖然付出慘痛代價，但在這個事件後她對於人生有一番新的體悟，而且她的先生也願意再次學習婚姻中的功課，和竹子老師共同面對生活中的喜怒哀樂，這是她始料未及的事。

從三位老師生命中重要的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年齡不同，對生命的著力點也不一樣。55 歲的桃子老師，由於孩子已大，在外地唸博士班及碩士班，而先生又長年在外縣市任職，所以面臨真正的「空巢期」，或許是因為這樣，除了教會生活外，學校和學生就是她的全部，因而學校的事件對她的衝擊會是最大。

47 歲的梅子老師孩子正值大學及高中階段，同時期進入陽光國中的同事小孩又多半在同樣的階段，面對其他老師隱而未顯的壓力，小孩的變化及成就對她而言影響最大。

至於三位老師中年齡最輕（34 歲）的竹子老師，她認為自己在教學方面基本上還處於摸索階段，工作上的無力感及無成就感及婚姻生活的適應形成她很大的壓力。

第六章 看見

傳統社會的人往往生活在被嚴謹規範區隔的空間之內，不但造成男主外，女主內的現象，也使男女各自在不同的人際關係內運作。在這種具體的區隔之下，男女雙方的選擇皆是侷限而很難變動的，男人和女人都被要求扮演著固定但是分隔的社會角色，也因為這樣，家庭教育以及文化的規範都致力於調教男女雙方要呈現各自特有的氣質和心理，以適應傳統兩性互動模式之所需（何春蕤，1998：謝臥龍，2002，陳佩錦；2006）。所以父權社會最大的特徵是當你一來到這世界時，甚至你還不知道自己是誰時，性別已經決定了你的位置與期望。Millett（宋文偉等譯，2003）就指出父權制度中最有利的心理武器便是普遍性和長久性，其難以變動的因素在於它形塑一種天經地義的自然現象，使生存在其中的男人與女人，早已習焉不察。

所以女人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大多與她的性別處境有關，一切的困難，皆因個人的出生性別，因此，女人經常得面對「我要活」，但是「我得這樣活嗎？」的困境。當處在最大的困難時，許多女人會繳械投降說：「我不要活，總可以吧！」而教育正提供了女人尋找出路的一點曙光。正式體制內的教育提供了「文憑」，使女人有機會有文憑，進而有工作，享受經濟的資源，雖然許多職業婦女仍然是「一根蠟燭兩頭燒，中間還在燒」地「操勞」狀況，但講話至少可以大聲點，尊嚴可以保住些。

研究顯示，女性較男性擔任教職的意願較高；女性教師其自我實現感普遍優於男性教師；在教學態度上，國中小學女性教師也顯著優於男性教師。所以中小學女性教師比例偏高，而造成中小學基層教師普遍女性化的人事結構。

紐則誠（2003）曾言：「細細說出我的小歷史與大脈絡之間的反覆糾纏，以及我又如何在說我的故事中，開顯出了我的生命故事。……真正的改變是在說故事與聽故事時，主體性與互為主題性展露了，說故事的主人才會真正做自己生命故

事的主人，真正的改變也才會發生。」因而弱勢團體（女性、學校教師等）經由傳記書寫，可以了解個人主體形成的結構性因素，了解自己的生命受到哪些知識或權力的影響，且經由這種生活回顧、傳記的解構過程，個人重新認識自己，了解自己今日處境形成原因，肯定自我生命價值，表達自己的意見，挑戰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知識觀點與思維模式，在生命回顧的過程中重新獲得力量，不再被動地任由結構所擺佈，而能夠積極改變自己的命運（王麗雲，2003）。劉惠琴（2002）也指出，女性大多數心理問題，甚至許多「婦女病」心身問題，都與其女性處境有關。但藉由生命故事的敘說，得以反映她們處境的脈絡，從而加強其充分自覺，進而才有改變其處境的能力。

從三位教師的故事中，我們究竟看見了什麼？

一、不得不的選擇－師範教育

早期的台灣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傳統觀念牽絆著社會上每一個人，因而當家庭存有經濟壓力的狀態下，家庭的成員會因在家庭中所處位置(性別和階級)的不同，被賦予不同的期待。解讀家庭結構體系，我們會發現資源分配往往是由經濟掌控者所操控，無經濟能力或屬於被養育者，常常成為被分配者，而沒有主控權，成為弱勢的個體。基本上，傳統的華人社會，即是依照這種遊戲規則，男尊女卑、長幼有序的進行。長者、男性通常得到較多的資源，而幼者、女性卻只能等別人分配，所得資源最少，這種結構方式代代相傳，從社會、文化，而走進了家庭(王行，1998；鄧明宇，2000；陳佩錦，2006)。

台灣師範教育早期的公費制度幫助了許多女性在經濟上自立自足，桃子老師、梅子老師和竹子老師三人都是這項制度的受益者，雖然大學生活，個人「冷暖自知」，但至少師範教育的公費制度使她們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進而有一穩定工作。

另一方面，女性教師在早期社會化的歷程中，基本上都扮演著學校的「模範生」和家庭中聽話的「乖孩子」，所以這些女性教師雖然接受了高等教育，但等到她們離開學校，性別刻板印象仍如影隨形伴隨著她們，尤其女性教師一旦進入教育職場，即可能面臨校園中長久以來父權的複製及社會上男、女性框架不合理限制，對於這種情形，多數的女性教師並無察覺，所以女性教師本身即是性別刻板化體制塑造的範例。

基本上，桃子老師和梅子老師因為家境清貧，所以有機會唸到大學而且又公費，對她們而言簡直是老天的恩寵；但對於竹子老師來說，那是不得不的選擇，因為為了成就兩位弟弟，減輕家裡的負擔，她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犧牲自己，雖然當時她不這麼認為，但在訪談過程中，或多或少可以感覺到她的無奈，其實她或許很想說她入錯行了。

二、女性教師處境的兩難

婚姻對女性就業具有抑制作用，對男性反而有促進的作用。也就是「婚姻」其實反映的是一個性別化的社會過程與社會關係，它使得婚姻中的男女對同一件事（如就業）有不同的先後順序（劉梅君，2002）。在台灣家庭結構裡，女性的薪津通常不是家裡經濟主要來源，一般來講，先生的薪津普遍高於妻子，致使大眾對於女性的工作缺乏認同，而影響女性對工作的投入。此外，台灣家庭多半依賴女性維持它的品質，相夫教子因而成為女性的天職，此外，中國傳統女性常以家庭成敗當做自己的責任，造成我們的社會期待女性教師能同時扮演家庭與工作的雙重角色。尤其是女性教師肩負教師的名銜，使得子女教養的重責大任往往扛負在女性教師身上。所以許多女性教師會以顧全「家庭」的結構，而減緩自己追求理想的步伐，為了遷就先生的事業發展及配合子女的成長，放棄進修機會也顯得理所當然。正因如此，女性教師常常處於「兩難」的局面。不可否認的，有時女

性會認為婚姻是一個活墳墓，埋葬了青春和才華，但事實上，多半時候是女性自己放棄了太多的自己，一切以家庭為重，又心不甘情不願，當然衍生出許多的問題。

桃子老師和梅子老師雖然都是排行老么，上面有兩個哥哥，單親家庭長大，但是在婚姻裡，她們扮演的角色相當不同。桃子老師從小備受家人呵護，長大後仍和娘家兄姐維持一定程度的接觸，婚後先生照顧她猶如照顧小孩般細心，再加上她相當樂觀，凡事正面思考，所以婚姻對她而言只有加分的效果，多得一些人疼，所以訪談過程中，她常常會提到她的家人；但梅子老師卻不一樣，她鮮少談到她的先生，較常提到她的母親。平時接觸，梅子老師給人的印象就是積極能幹，私下我們都叫她「女強人」，她的婚姻雖然也幸福，但我覺得她比較辛苦，因為她似乎多在扮演「男性」和「女性」雙重角色，這或許是從小較少得到父親疼愛及兄長的照顧，使她習於凡事都要自立自強。而竹子老師的婚姻對她來說，減分的成分較大，其實踏入婚姻這條路，她並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從小的教育讓她的「超我」過於強烈，以致於她常常面臨兩難處境，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不管她喜歡或不喜歡，她還是盡力扮演好她的每一個角色，但事實上，她的潛意識裡又有些莫名的不甘，因而她厭惡教書，在婚姻裡又找不到樂趣，終至憂鬱纏身。看到她，真的令人心疼。

三、女性教師的心理衛生

多數女性教師在早期社會化的歷程中，都扮演著家庭中聽話的「乖孩子」和教師眼中的「好學生」的角色—守秩序、服從與被動，因而對於既定的教學規範，較易固著於傳統士大夫觀念的單一價值觀，所以女性教師所關注的焦點可能是學習成就與學校既定規範的價值。

而國、高中階段的學生正面臨身心劇烈變化的青春期的，依據艾瑞克森的觀點，

此時期的青少年會開始找尋「自我認同」，如果青少年對自己有深刻的了解，知道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也知道人生的意義與方向，便能建立適當的價值觀。反之，若對自己的認識不夠清楚，那麼當然無法正確地表現適當的行為，而導致角色混淆的現象。因此青春期的青少年就會表現出反抗權威，展現自我和崇拜偶像的行為。在這個過程中，衝擊最大的除了父母之外，學校師長自不能免除於外。所以對於絕大多數在成長過程中「乖乖牌」的女性教師而言，那是很難想像與理解的，久而久之，形成她們的壓力與挫折感，嚴重者，造成身心上的疾病。

此外女性的兩難處境也是一個壓力源，所以女性教師在某種程度上還是需要有個安慰及可以依靠的東西（除先生外），才能活得樂觀、充實而進取。例如宗教的信仰，不僅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在人類精神層面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可以提供個人精神的支持與慰藉，促進社會的團結與認同，進而產生社會的約束力。桃子老師是虔誠的基督徒，在婚姻裡，她順從上帝的帶領，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工作上，面對學生，她隨時提醒自己要學習上帝的愛；遇到挫折，她也會回到上帝面前，接受上帝的教導，所以桃子老師都以正向的態度來面對問題。梅子老師信奉一般民間信仰，雖然她的觀點比較「宿命」，但她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爺會疼憨人」（台語）。而且她一直有個信念「就是老天爺給你什麼東西，這一輩子其實都算的好好的—你該吃多少苦，你該享多少樂，年輕的時候都把樂都享光了，那老了就苦了。寧願就是年輕的時候苦一點，老了就可以安享。因為我這輩子，說真的小時候很坎坷、很累、很辛苦，但是一輩子這樣來看還算滿順蕩的。都一直往上坡走，而且也走的滿好，老天很眷顧我了。所以我覺得對這個社會一定要多回饋。」因此她每天都開開心心地到處「鷄婆」。

另一方面，因年齡增長，人生閱歷的不同，處理事情的方法也會不一樣。例如對於年長的桃子老師而言，由於在普通高中任教將近 30 年，因而學生的變化據她說「在近幾年才比較強烈」，人生歷練多了，很多事早已不是問題，如果有一天

她不想教書了，還可以選擇退休，去教會服侍，所以宗教是她最好的慰藉，因為「所有事情，上帝都知道」；而梅子老師認為自己神經大條，結婚後媽媽又一直在身邊，「在外面不愉快，回家還可以說給媽媽聽」。如果工作上有壓力，她至少可以在她的工藝世界天馬行空，暫時脫離現實，而且她也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齡，隨時都準備退休，退休後還可以全力推廣台灣的手工藝，到世界各國展演，另覓舞台；至於竹子老師，她的支持網絡相當薄弱，本身心理建設又不夠強，在自認無人了解的情況下，她採用了最激烈的方式－自殺去解決身心失衡的問題。



第七章 建議

台灣在解嚴以前的威權體制教育系統中，「男尊女卑、男外女內」的父權意識形態一直深植在學校教育結構中，甚至影響教師的信念與行為。但解嚴以後，社會上既存已久的「男尊女卑」性別結構與男女不平等的現象，遭受前所未有的嚴厲的質疑與批判，破除性別隔離與追求兩性平等權益，已成為當今社會急需探究的重要課題。

對於絕大多數在教學現場第一線的女性教師而言，家庭、婚姻與工作的關係，其間的取捨，並不是單純的認知所能決定，有賴個人、家庭與社會價值交互運作而產生的價值判斷，因而我們可以鼓勵女性教師勇於記錄自己的經驗，生產自己的故事，並從中獲得性別意識的覺醒，以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促進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

此外本研究主要以師範體系畢業的女性中學教師作為研究對象，也就是說她們所接受的大學教育是為了以後教學上的應用，所以並無太多的選擇。但隨著師資培育的多元化，一般大學院校也可以設立師資培育課程，因此教書已不再是學生「唯一的選擇」，而是「選擇之一」。因而步入中學教師的生命歷程或許會不同於本研究。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以以「非師範體系」出身的中學教師作為生命史研究對象。

生命史研究，基本上是一種發現生命、看見生命、看見多元世界中存有的「真實本質」的方法。在研究歷程中，我們可以累積生命的能量，而生命研究的聆聽與書寫是最能改變個人心靈的部分，因此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可以思考以生命史研究作為教學工具，引導學生進入長者的生命歷程，對他人生命經驗的傾聽和生命故事的書寫，或師資培育機構經由「準老師」個人生命史的書寫，藉由這樣的過程不僅看見他人、看清自己，進而能對生命的意義有所體認並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同時也是生命教育落實於自我體認的一種教育體驗。

其次，教育當局除注意學生心理衛生外，也要注意教師的心理衛生，定期安排心理衛生講座，並舉辦各項有益身心的活動，建立溫暖、安全的校園，進而提升師生的歸屬感。

在「教師生涯發展理論」這一部分，我們不難發現多數模式是由外國學者所建立。實際上，各國國情不同，看待教師的標準亦不一樣，例如中國傳統上對教師的要求超乎一般人想像。但昭偉（2005）就指出，我們社會對一般教師的期望不僅過高，還摻雜了傳統儒家道德的期望和現代社會的期許；如果教師的作為不符合社會的要求，我們社會就會理直氣壯地用各種方式（如法律、輿論等）責怪或處置教師。因此，除以外國理論為借鏡外，有必要建立適用於我們社會的模式。



後記

認識三位老師的時間其實都不算短，桃子老師和梅子老師兩位老師比我年長，對我相當地呵護，常與我分享生命中的歷練及對人生的看法，當我低潮時，鼓勵我勇敢堅強。或許同樣身為中學教師，工作上的問題，她們感同身受，回應也一針見血，因此對他們的生命故事，我並不陌生，一再被提起的場景，在她們生命中都有一定的分量。藉由這分研究，幫助她們重整前半段的生命，讓我更加認識她們，進而釐清自己生命中的盲點。而竹子老師年齡和我相仿，一樣的求學背景、相似的工作環境使我們無所不談，生活、工作、家庭、健康……等都是我們共同的話題，雖然不能給對方最好的建議，但相互的支持與了解就能形成生命的動力。

在訪談的過程中，三位老師展現了不同的風貌。桃子老師比較像經驗傳承，她一面敘說整理她的人生，一面給予我這個晚輩生活、工作各方面建議；而梅子老師比較像在反省，因為據她說她不會赤裸裸地在外人面前剖析及敘述自己的一生，因為過去太苦太悲，她不想面對也不想自揭瘡疤，不過在這樣的過程，她強迫自己去面對生命中的種種事件及親子、夫妻、母女、師生等的關係，她不知道她的陳述對我的研究有多少幫助，不過在訪談過程中，她倒是釐清了很多事情的前因後果，對於未來也有了更明確的方向。其實梅子老師對我最大的影響在於子女教育上，聽到她的「子女教育血淚史」，讓我對子女教育更加警醒，希望不要重蹈她的覆轍，而把自己和孩子推向痛苦的深淵；至於年輕的竹子老師，訪談過程似坐雲霄飛車，我可以明顯感受到她的喜怒哀樂，在我面前，她也毫不避諱赤裸呈現自己，尤其聽到她自殺的過程，她是如此淡然，反而是我目瞪口呆。竹子老師坦言她願意接受我的訪談，目的是在做「敘事治療」，她不寄望我給予任何建議，只要我願意傾聽，對於她就是莫大的幫助。

我想生命史研究迷人的地方就在於，以研究者作為研究工具，親身去感受研

究對象的生命，陪同她們悠遊於時間的長河裡，不管風平浪靜亦或驚濤駭浪。

在我結束訪談後，似乎很多事情都不太一樣。桃子老師決定暑假就要退休了，她想全心在教會服侍；梅子老師要開個人的特展並接受其他國家邀請到外國展演台灣手工藝；而竹子老師也考上研究所，即將面對工作、生活、學業三頭燒的境況。

而我、研究者、中學女性教師，在這趟生命史旅程中，究竟有什麼變化？以前好勝心強的我總是想與男性一爭高下。及至進入學校唸書，「男生可以做的事，我為何不能做？」「女生該做的事，我為何一定要去做？」這兩個問題一直是我心中的疑惑。雖然我努力用功，但父母總是告訴我「女人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就好。」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又告訴我「女人經濟要獨立。」「女人不見得要結婚。」所以我真的迷惑了，如果我不結婚，為什麼在事業上不能有一番作為？難道只因為我是「女性」？當我進入師範大學唸書，看到校園內多半是「女性」，我常常會想這些「女性」是不是和我一樣基於相同的理由與期待，而來到這裡？她們真的無悔嗎？至於我自己我清楚明白從進入師大那一天起，我就後悔了。因此大學時代，我是「不婚主義者」，週遭同學忙著談戀愛，而我忙著追尋自己，就像兩條平行線，沒有交集。那時我單純以為婚姻和個人理想是不能並存的。

多年過去，我仍舊在教育崗位上盡忠職守，也結了婚，生了小孩，就像多數的職業婦女一樣，每天工作、家事、進修多頭忙，雖然有時還是會失去平衡，但我總是想辦法讓它均衡。

婚姻真是一個磨合人個性最好的方法，我常常捫心自問，這是我要的生活嗎？「當老師」和「結婚」從來就不是我想望的事，只是誤打誤撞步上這兩條路。所以在唸研究所之初，我即鎖定女性中學教師為對象，我想聽聽她們的故事，再想想自己的生活，究竟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我無意批評男性，不過多年的婚姻生活讓我深刻體悟到不管多好的男人，在生活中還是需要被教育，尤其在家務及

子女教育上。一般而言男性的觀念傾向「幫忙」而非「分攤」。如果他願意幫忙，好像就是無上的恩惠，女人就該感恩。事實上，以女性中學教師的家庭為例，如果雙方都是公教人員，那麼對家庭經濟的貢獻應該是差不多，既然如此，家務分工上理應平等，只是現代女性多半家務一手包辦，一面卻又抱怨先生「不幫忙」，有時我們不妨想想是誰阻礙男人學習家務的機會？是誰讓男人在子女教育上缺席？無可否認，很多時候是我們女人把男人寵壞了。此外，很多女性常常抱怨頭痛等小毛病，卻不覺得自己有壓力，這是因為她們已經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內化成自己應該做到的，所以無法明白問題出在哪裡。

三年來，我涉獵了許多女性的書籍，但這些書籍並沒有造就我更堅固的「女性主義」思想。相反地，我忽然覺得現代女性很辛苦，一方面要追求兩性平等，一方面又擺脫不了傳統價值對女性的要求，就在二股力量拉扯間而落得傷痕累累。相較於傳統社會，現代社會女性自主性強了，相對地需負的責任也大。而且我們會發現有時女性放棄某些東西，並不是因為別人的要求，而是女性認為「自己應該放棄」，所以如果家人不符合她的期望，她似乎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指責他人，而不會內疚。這不僅造成他人的壓力，也形成自己身心的疾病。

基本上，台灣女性很怕被別人說是自私的，如果有一筆錢可以學鋼琴，女人一定讓小孩去學，好像投資自己是投資報酬率很低的，自己不值得珍惜，事實上，如果女人不珍惜自己，別人也不會珍惜妳。

現在社會自由、開放、多元，性別的隔閡已愈來愈小，女性有越來越多的機會發聲及選擇。而要改變現狀，重要的是認清自己及問題根源，並跳脫自設的框架，積極活出自我生命的光彩！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丁興祥、張宜慈、賴誠斌等（譯）（2002）。**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理論與方法的探索**。William Mckinley Runyan 原著。台北：遠流。

王行（1998）。**解放男人－男性的自覺與成長**。台北：探索文化。

王行（2002）。**愛情的墳墓、天堂？婚姻與家庭**。載於性屬關係（上）－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主編）。177-202。台北：心理。

王文科（2003）。**質的研究的問題與趨勢**。載於質的研究方法（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主編）。高雄：麗文文化。

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敘說分析**。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原著。台北：五南。

王瑞香（2004）。**基進女性主義－女性解放的根本契機**。載於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顧燕翎主編）。台北：女書文化。

王麗雲（2003）。**自傳/傳記/生命史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載於質的研究方法（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主編）。高雄：麗文文化。

王鳳仙（2001）。**國小道德科教學實踐知識之個案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卯靜儒（2003）。**性別、族群、與教學：教師生涯發展傳記史研究之初探**。教育研究資訊，**11**（5），59-82。

成虹飛（2005）。**乘著歌聲的翅膀：「飛」越敘說與課程實踐**。教育研究月刊，**130**，5-13。

呂美枝（2005）。**多元文化課程實踐與教師文化經驗的敘說分析**。教育研究月刊，**130**，56-81。

呂寶靜（2002）。**性別與家庭照顧：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載於性屬關係（上）

—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主編）。101-133。台北：心理。

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質的評鑑與研究**。Potton,M.Q 原著。台北：桂冠。

吳臻幸（2001）。**我的班、我的故事—國小導師形塑班風歷程的敘說性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李文英（1999）。**身體的包袱—一個國小老師主體探究與身體教育實踐的故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李美枝（1996）。**性別角色面面觀**。台北：聯經。

李銀河（2004）。**女性主義**。台北：五南。

余德慧、李宗燁（2003）。**生命史學**。台北：心靈工坊。

余嬪（2002）。**婦女與休閒文化**。載於性屬關係（上）—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主編）。305-333。台北：心理。

但昭偉（2005）。**知止而後有定—論教師的新定位暨專業倫理的建構**。教育研究月刊，132，20-29。

易之新（譯）（2003）。**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Jill Freedman 和 Gene Combs 原著。台北：張老師文化。

林幸台（1997）。**生計輔導的理論與實施**。台北：五南。

林素芬（1997）。**教師專業實踐知識的發展歷程：一位研究生/國小教師的自述**。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林明地（2003）。**質的研究實例舉隅：校長領導的參與觀察**。載於質的研究方法（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主編）。高雄：麗文文化。

林美珠（2000）。**敘事研究：從生命故事出發**。輔導季刊（36），4，27-35。

林素珠（2002）。**反正我要第一就對了：一個「快樂」女人的生命故事**。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金樹人（1997）。生涯諮商與輔導。台北：東華。

洪久賢（2003）。性別與家庭－女性主義觀點。載於性別議題導論（潘慧玲主編）。104-131。台北：高等教育。

洪瑞璇（2004）。高等教育行政體系裡的性別視域－大學女性院長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50（4），79-113。

邱明昌（2001）。校長學校經營的理論與實際－邱明昌的辦學歷程之自我思辨。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邱美菁（2002）。七色花的故事：一位女性教師生命角色轉換之處境探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范信賢（2005）。敘說課程實踐的故事——一種敘事性觀看教師經驗的方式。教育研究月刊，130，45-55。

徐宗國（1993）。女人和男人的工作與家庭－攸關時間。婦女與兩性學刊，4，175-206。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工作室。

許傳德（1999）。一位國小校長的生命史。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倪美貞（2002）。移民：一個國小女性教師主體探索的故事。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倪鳴香（2004）。童年的蛻變：以生命史觀看幼師角色的形成。教育研究集刊，50（4），17-44。

孫敏芝（1985）。教師期望與師生教互作用：一個國小教室的觀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師瓊璐（2000）。橫越生命的長河－三位國小女性教師的生命史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伯璋（1988）。教育研究方法的新取向－質的研究方法。台北：南宏。

陳伯璋（2003）。**質性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載於質的研究方法（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主編）。高雄：麗文文化。

陳向明（2004）。**教師如何做質的研究**。台北：洪葉。

陳向明（2003）。**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

陳佑任（2002）。**他們的故事－三位國小男性教育人員的生命史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國泰（2000）。**國小初任教師實際知識的發展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

陳皎眉（1989）。**婦女的日常生活需求、支持系統與家庭及婚姻滿意的關係**。載於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伊慶春、朱瑞玲主編）。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陳安琪（2004）。**以批判女性主義觀點探討中年父親父職角色實踐與父子關係之跨世代影響**。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建志（2002）。**人力資本差異或性別歧視？－就業市場性別階層化之探討**。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14（3），363-407。

陳佩錦（2006）。**盔甲內的男人：三位中年男性的生命故事**。國立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寶蓮（譯）（2006）。**佐賀的超級阿嬤**。島田洋七原著。台北：先覺出版。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辭典**。台北：東華。

張晉芬、黃玟娟（1997）。**兩性分工觀念下婚育對女性就業之影響－清官要管家務事**。載於女性、國家、照顧工作（劉毓秀主編）。台北：女性學學會。

張豐儒（2000）。**女性代課教師的生命史研究**。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張珣、吳燕秋（2002）。**台灣各大學婦女研究與兩性平等教育**。載於性別研究與社會改變（劉惠琴主編）。73-107。台北：五南。

莊明貞（2003）。性別與課程－理念、實踐。台北：高等教育。

莊明貞（2005）。敘事探究及其課程研究領域之發展。教育研究月刊，130，14-29。

莊景同（2002）。超越政治正確的「女女」牽「拌」：從「我和我朋友」的故事看生命掙扎與價值體現。載於性別研究與社會改變（劉惠琴主編）。109-146。台北：五南。

黃文俊（2002）。國小初任教師的教學意象之研究。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黃志順（2000）。教師身分認同的追尋：一個國小教師/博士生的自傳式研究。論文發表於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台灣教育社會學學會主辦之「多元文化、身分認同與教育」學術研討會，花蓮。

黃瑞琴（2003）。質的教育研究方法。台北：心理。

黃馨慧（2003）。性別與溝通－兩性差異與溝通。載於性別議題導論（潘慧玲主編）。253-281。台北：高等教育。

曾彩莉（2000）。一位國小教師專業發展之生活史研究。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曾慶台（2002）。面面俱到？處處保留？——一個國小男性教師的自我敘說。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葉光輝（2004）。現代華人家人的互動關係及其心理歷程。本土心理學研究，22，81-119。

潘慧玲（2003）。性別與教育－追求性別平等的教育。載於性別議題導論（潘慧玲主編）。76-101。台北：高等教育。

梁一萍（2003）。性別與文化－文化機器中的性別位置。載於性別議題導論（潘慧玲主編）。54-71。台北：高等教育。

- 游羽秦（譯）（2004）。**誰搬走了我的乳酪？** Spencer Johnson 原著。台北：奧林。
- 游美惠、柯伯昇（2004）。**台灣地區國小校長職位晉遷的性別分析**。教育研究集刊，**50（4）**，45-77。
- 游鑑明（2002）。**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應用**。台北：左岸文化。
- 彭懷真（2000）。**婚姻與家庭**。台北：東大圖書。
- 鄔佩麗（2003）。**性別與諮商－女性主義治療師的助人觀點**。載於性別議題導論（潘慧玲主編）。135-181。台北：高等教育。
- 熊同鑫（2001）。**窺、潰、餽：我與生命史研究相遇的心靈起伏**。應用心理學研究，**12**，107-131。
- 熊同鑫（2002）。「映」與「應」。載於性別研究與社會改變（劉惠琴主編）。27-35。台北：五南。
- 鄧明宇（2005）。**從沉淪走向能動：一個諮商實務工作者的自我敘說到社會實踐**。應用心理學，**25**，115-142。
- 劉世閔（2004）。**質性研究的立場問題**。教育研究月刊，**119**，137-138。
- 劉仲冬（1996）。**民族誌研究法及實例**。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胡幼慧主編）。173-194。台北：巨流。
- 劉惠琴（2002a）。**女性主義與心理學**。載於性屬關係(上)－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主編）。136-175。台北：心理。
- 劉惠琴（2002b）。**助人專業與性別實踐**。載於性別研究與社會改變（劉惠琴主編）。45-72。台北：五南。
- 劉梅君（2002）。**性別與勞動**。載於性屬關係（上）－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主編）。253-303。台北：心理。
- 劉嘉惠（2001）。**絕覺決－一位女性國小教育實踐工作者在父親斷裂生命紀錄**

中的省思與行動。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劉鳳英（2000）。家庭、工作與女性主體－五位國小女性主任追尋自我的生命史研究。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賴誠斌、丁興祥、郭家佑（2005）。凝視生命後的力氣－啟智班教師的生命敘說與行動。教育研究月刊，130，67-81。

謝臥龍、駱慧文（2002）。很多的問題，很少的答案：諮商輔導歷程中的性別偏見。性屬關係(上)－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主編）。203-223。台北：心理。

戴素珍（2001）。女性教師生涯的詮釋學研究－以一位在職進修教師為例。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蔡敏玲（2001）。教育質性研究報告的書寫：我在紀實與虛構之間的認真與想像。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14，233-260。

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台北：心理。

蔡瑞君（2003）。傾聽我們的聲音－三位國小教師的自我生涯歷程敘說分析。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蔡秀美（2002）。教育與性別：論性別意識之再製與轉化教育。載於性屬關係（上）－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主編）。225-251。台北：心理。

羅明華（1995）。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實務知識的發展及其影響因素之個案研究。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顧瑜君（譯）（2002a）。質性研究寫作。Harry F.Wolcott 原著。台北：五南。

顧瑜君（2002b）。生命史研究運用在教育研究的價值：對〈窺、潰、餽：我與生命史研究相遇的心靈起伏〉一文的回應。載於性別研究與社會改變（劉惠琴主編）。7-16。台北：五南。

藍富金（2003）。落如與不昧：一位國小男老師的主體性探究。國立新竹師範

學院課程與教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盧蕙馨（2002）。**婦女人類學**。載於性屬關係（下）－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主編）。17-34。台北：心理。

畢恆達（2002）。**性別與空間**。載於性屬關係（下）－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主編）。35-61。台北：心理。

顏湘如（譯）（2006）。**慢活**。Carl Honore 原著。台北：大塊文化。

外文部分：

Asner,E.A.（1993）.*Class, gender and generation:A life course approach to married women' s employment choices and feminist consciousness*.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from the World Wide Web:<http://wwwlib.umi.com/dissertations/fullcit/NN82874>.

Atkinson（1997）,*An Auto/Biographical Approach to Learning Disability Research*,Ashgate.

Ayers,W.（2001）.*To teach:the journey of a teacher*.New York: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

Ayers,W.（2001）.*To teach:the journey of a teacher*.New York: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

Ball,S.J.,& Goodson,I.(Eds.).(1985).*Teachers' lives and career*.London:Falmer Press.

Casey,K.（1993）.*I answer with my life-Life histories of women teachers working for social chang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Connelly,F.M., & Clandinin,D.J.（1999）.*Stories of experience and narrative inquiry*.Educational Reseach,19(5),2-14.

Connelly,F.M., & Clandinin,D.J. (2000) . *narrative inquiry*.San Francisco:Jossey-Bass Inc.

Farmer,H.S. (1985) .*Model of career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for women and men*.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32 (3) ,363-390.

Farmer,H.S. (1997) .Gender differences in career development.In H.S.Farmer (Ed.) ,*Diversity & women' s career development* (pp.127-158) .Newbury Park,CA:Sage.

Glass,J. & V.Camarigg(1992).*Gender Parenthood, and Job-Family Compatibili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8,No.1,131-151.

Ginzberg,E. (1972) .*Toward a theory of occupational choice:A restatement*.The Vocational Guidance Quarterly,20,167-176.

Goodson,I,F. (1991) .Teachers' lives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In I.F.Goodson & R.Walker (Eds.) ,*Biography,identity & schooling_ -Episod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pp.137-149) . London:The Falmer Press.

Goodson,I.F. (1998) .*Storying the self:Life politics and the study*. In W.F.Pinar (Eds.) ,*Curriculum:Toward new identities* (pp.3-20) .N.Y:Garland Publishing,Inc.

Grumet,M.R. (1988) .*Bitter milk:Women and teaching*. Amherst, Mass: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Horner,M.S.(1972).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achievement-related conflicts in wome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8,157-173.

Huberman,M. (1989) .*The Professional Life Cycle of Teachers*.Teachers College Record,91,31-57.

Huberman,M. (1995) .Working with life-history narratives.In H.McEwan & K.Egan (Eds.) ,*Narrative in teaching,learning,and reaseacher* (pp.127-165) .N.Y.:Teacher College Press.

- King,R. (1978)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A sociological study of infant classrooms*.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Ltd.
- Kincheloe (1995) ,Meet Me Behind the Curtain:The Struggle for a Critical Postmodern Action Research,in McLaren,P. L. & Giarelli J. M. (eds.) ,*Critical Theory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71-90.
- Langness & Frank (1995) ,*Lives:An Anthropolological Approach to Biography*,6th edition,Chandler & Sharp Publishers,Inc.
- Moore,G.(1990).*Structural Determinations of Men' s and women' s Personal Networ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5,726-735.
- Newman,K.K.et al. (1980) .*Helping teacher examine their long-range development*. (ERIC.ED 204 321)
- Polkinghorne,D.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 N.Y:State of New York Press.
- Roberts,B. (1998) .An auto/biography account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In M.Erben (Ed.) ,*Biography and education:A reader* (pp 103-115) .London:The Falmer Press.
- Short,K.G. (1993) .Teacher research for teacher educators.In L.Patterson,C.Santa,K.Short,K.Smith. *Teachers are researchers:reflection and action* (pp.155-159)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 Steffy,B.E. (1989) .Career stages of classroom teachers. Lancaster,Basel:Technomic Publishing Co.,.
- Super,D.E. (1957) .*The psychology of careers*.N.Y.:Harper & Row.
- Williams,J.E. & Best,D.L. (1990) .*Measuring Sex Stereotypes:A Multination Study*.Newbury Park,CA:Sage Pubication.